

目

要

國聞週報

三十一期

日本政黨之底面
南京路之血
非洲之賣買婚姻

組字懸賞第一發表

國	聞	周	報	社		海	日	生	殘	夜
聞		文	章		王		清	苑		未
通	州	王		赤	兔	馬		黑	旋	風
信	差		布	道		二	八		穀	雨
社		不	穀		孫		仙	游		聲
	真	如		大	中	華		西	瓜	
關		歸	化		山		太	湖		上
山	陰		學	曾		戲	子		東	海
度	歷	史		參	政	院		天	台	山
若		俊	卿		之		中	將		東
飛	上	玉	搔	頭		法	華	民	國	路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七日發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新聞紙類



者 牲 犧 之 卅 五



慈 念 何

(生 學 界 大 海 上)

名 姓 知 不 人 三 中

伊 景 尹

(生 學 界 濟 同)

南京路之種種

◀熱鬧▶

南京路俗稱（大馬路）爲公共租界最繁盛處、圖中爲南京路福建路交叉點、車馬喧闐、行人絡繹不絕、



◀慌張▶



（匯芳攝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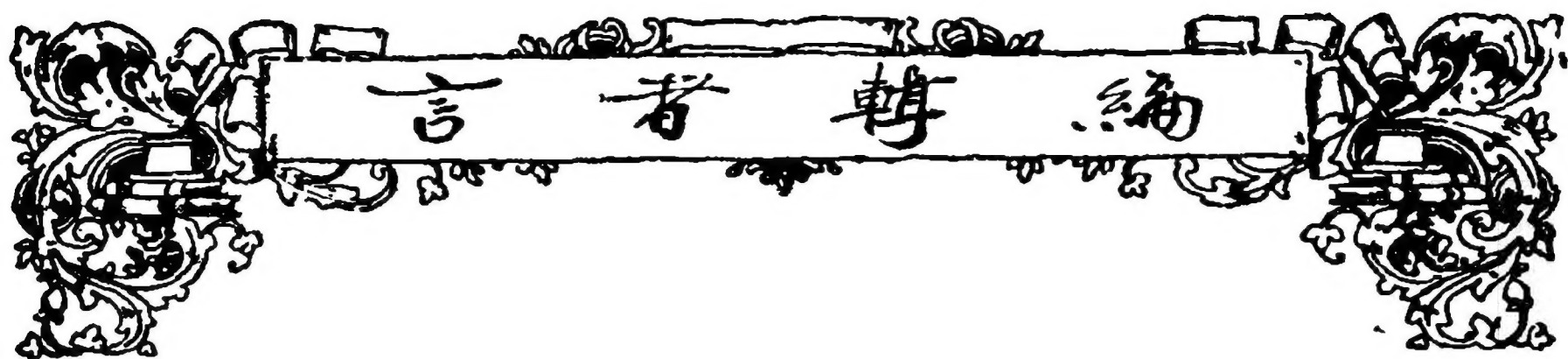
慘案發生後、南京路頓現慌張之象、捕房用水管沖散開人圖中白痕、即救火車皮帶所放之水也、

◀靜冷▶



（匯芳攝贈）

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全體華商罷市、捕房戒備特嚴、自勞合路口至福建路口之一段、禁止通行、南京路頓成冷落之區、



△本期因「南京路之血」一篇篇幅過長，臨時將預定本期刊載之小說「鼻怪」抽出，改於下期披露，閱者諒之為幸。

△五卅上海南京路事件，為近年破天荒之鉅案，本期所載紀事，有為上海各報未曾揭誌者，尚希閱者注意。

△下期本報預定發表之件為：(一)日本特約通信「日本震災後之經濟大勢與最近財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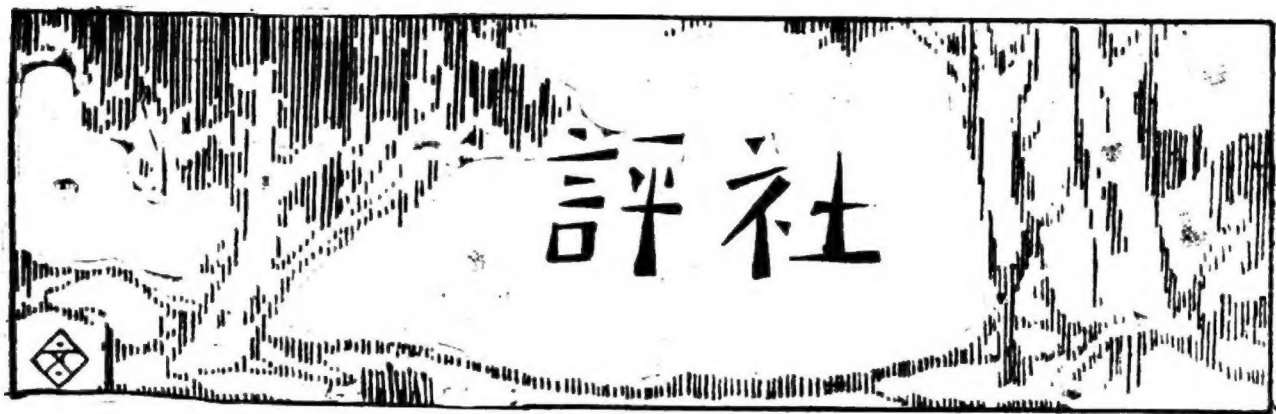
(二)鄭笑庵君「我之新聞記者經驗談」(三)蔡受百君「戰後之波蘭」諸文，特以預報。

△組字游戲懸賞為中國向所未有之舉，茲以讀者熱心贊助，同人至為感佩，以後尚擬續有徵求，以助閱者興趣。

目錄

社評(五則)

靜穆的悲哀	政之
法律上之五卅事件觀	冷觀
西原借款究應如何整理	天生
中俄會議停滯之真相	誠夫
上海之烟案	于寬
南京路之血	冷觀 慎予 心冷合編
日本政黨之底面	記者
雜話	天生
非洲之買賣婚姻	隱之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紀	公展
曲諧(二十七)	二北
家庭醫學常識	余愚
海上新粧	心冷 文農
組字游戲第一次發表	心冷 輯
影戲譚	心冷 輯
銀幕新潮	強牛 輯



靜穆的悲哀

政之

中華民國國民真不值錢。一年到頭。天災……地變……大兵……土匪。不知道要冤枉送掉多少性命。却是像五卅六一。這幾天不明不白送命在外國人槍彈之下。的究竟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天災地變。是無從抵抗的。土匪兵禍是中國政治不良。祇可自怨自艾。沒得話說。若是住租界。納重稅的商民。至少也覺得生命是安全的。誰想到拿金錢供養保護市民的人們。竟會拿被保護人做槍靶。這個冤要到那裏去叫呢。

人家說學生工人是暴動。我們不必辯。因為學生工人並沒有手槍炸彈。充類至盡。散傳單。開演說罷了。寬大的聽其自然。嚴厲點。終不過一個違警罪名。犯不上小題大做。當作大盜土匪。胡亂槍斃吓。三十這一天。死的傷的二十三人。巡捕方面却一位受輕傷的也沒有。這樣和平如馴羊的暴動。也太名不副實了。

人家又說學生們是共產黨是排外。我們也不必辯。因為排外是要有事實的。不是少數人散散反對帝國主義的傳單。就硬說多數羣衆。犯了排外的罪過。應當槍斃。況且緊靠公共租界的法租界。一樣也有學生演說和散傳單。却平平靜靜。並無衝突。可見學生並不排外。至於共產主義。那是一種政治上的信仰。美國去年總統選舉。共產黨不是公然推出福爾特 W. Z. Foster 做候選人嗎。德國這次總統選舉共產黨的鐵爾門 Thälmann 不也得過二十五萬多票嗎。再舉最穩健的英國來講。共產黨不也公然開會嗎。五卅活動的學生們。是不是共產主義者。尚不可知。假使真是共產黨人。從公理和法律上說。也沒有格殺勿論的理由。何況槍子無情。一排槍下來。學生、工人、商夥過路的糊糊塗塗地倒下許多。這是什麼理由呵。

在一般人看來。上海是言論最自由的地方。歷來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上海報鬧得最起勁。這次當地出了偌大風潮。人心憤激達於極度。上海各報態度却都非常慎重。除兩三家以極誠摯極悲哀的態度。說兩句傷心話以外。其他有不置一辭的。有依舊拿前三十年可用。後三十年可用的語調。敷衍一番的。而外國報紙反大放厥辭。什麼「暴動」咧。「共產黨」咧。「排外」咧。每天長篇短論。拿事情往擴大處伸引。中國人是靜穆的悲哀嗎。外國人是狂熱的憤怒嗎。世界公理不泯。我們相信沈默中的嚴重。終究有不可侮的權威。

有人說這幾天上海人心的激昂和報紙的冷靜。幾乎是反比例。因此很不滿意上海報界。要曉得大凡住在鄉下的人。高起與來。罵總統。詆政府。儘管隨便亂說。無人出來干涉。但是對於眼前的鄉約地甲。縣差團丁。却絕對不敢絲毫侵犯。上海報界之冷靜。正和鄉下人不敢得罪鄉約們的情形一樣。却是越可見靜穆的悲哀。纔真是徹骨的苦痛。

法律上之五卅事件觀

冷觀

從法律上論上海五卅事件。可就權力與事實兩點觀察。第一宜明瞭公共租界之性質。查上海之開港通商。始於前清道光二十二年（西一八四二）中英江甯條約

第二款。載明許英人在上海廣州等五口貿易通商字樣。次年為實行便利計。更訂續約。其第七條規定各該通商口岸由地方官知會領事。指定地畝房屋。專備英國人民之用。此項專界。即租界是也。上海英美兩租界於咸豐四年（西一八五四）合併為一。改為公共租界。惟外人雖能在租界自置地產。仍須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稅。與中國人民無異。蓋租界僅供訂約外人居住通商便利之用。其地固中國領土也。同治二年（西一八六三）英國外交大臣羅素訓令駐京英使布爾斯亦稱英國租界之地。係屬中國領土。毫無疑義。中國人民。不得以居住租界之故。免除其應有之義務。是年駐京各國公使又公決上海公共租界改組原則如下：（一）關於領土上之關係。須由各國公使直接向中國政府取得。（二）此項權限以純粹之地方事務。並道路警察及地方所需要捐稅為限。（三）中國人除實際為外國人所雇用者外。應與內地一樣。完全歸中國官廳管束。（四）各國領事館仍各自管束其本國人民。工部局官長惟拘捕違背公安之罪人。向其所屬之中外官長加以訴追。（五）工部局中置中國人董事。關於中國官民利害之一切措施。應諮詢之而得其同意。時值中國太平天國之亂。此項原則。未盡實行。國人亦無暇過問。然租界之仍為中國領土。則原理原則。屹然不可以搖動。至同治七年（西一八六八）由上海道與英美法領事根據歷年成例。訂定上海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十條。於是年十一月十五日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照辦。依據該章程。雖

在租界內直接與洋人有關之華人被告條件。外領亦有會審之權。但公廨為中國自設官廳。廨員由滬道遴委。經費由滬道指撥。且該廨雖為審判機關。其權限在刑事案件。僅限於發落枷杖以下罪名。中國人犯逃入租界。廨員並能派差巡提。與今之會審公堂侵害中國法權者固不可同日而語。自辛亥改元（西一九一一）滬道匿迹。廨官遁避。各國領事乃將公廨接管。僅有警察權之巡捕房。乃派檢查員設檢察處。Peers's Office。於公廨。然此種辦法。中國固未承認。所謂工部局者實祇公共租界之地方自治公所。捕房為該局附屬機關。實祇能執行警章為止。固不能於條約特許居留之外國領土上。濫行宣布戒嚴之權。喧賓奪主也。更就事實言之。五月三十日中國學生在南京路不過因工人顧正紅於罷工風潮被害。為之代鳴不平。募集捐款。以辭旨激烈。被拘捕房。另有一部分學生與羣衆。為援救被捕學生。赴捕房求保。充類至盡。不過觸犯刑律第七章妨害公務罪為止。不得以騷擾罪及妨害秩序罪科之。蓋按照刑律第一百六十五條。騷擾罪之構成。為聚衆強暴脅迫。其最要之條件。為犯罪之故意。必須有聚合多衆。為暴行或脅迫之故意。乃能適用此條。易辭言之。聚合之人。須有加入於以羣衆之合同力。而為暴行或脅迫的聚合之故意。彼等演講之學生與臨時聚集之羣衆。其無強暴脅迫之意圖。證以彼曹肇禍前後之態度。皆可明瞭。至於妨害秩序罪。為（一）以文書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犯罪。（二）妨害正當集會。（三）同盟罷工。（四）侵入家室等等。五月卅日學生之舉動。不外散發傳單。公開講演。皆祇反對外國侵略之泛論。與激勵國民之言辭。實無適合犯罪條件之故意。由此觀之。就權力言。捕房不能擅行槍殺華人。就事實言。學生與羣衆無重大之罪名。或謂按照英國刑律。暴動 Riot 之極可構成重罪。為

禁止暴行。解散或逮捕暴徒計。可以格殺勿論。然對中國領土之中國國民。斷無適用英國國法之理。況學生與羣衆既未攜帶武器。又未有猛暴之行爲。觀於中外巡捕並輕微傷害亦未之有。則暴動 Riot 之說。殊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感。況據醫生檢驗。死者多係彈由後入。足見巡捕所擊斃者均爲未有抵抗之良民。此尤法律上所不能默爾而息者也。

西原借款究應如何整理

天生

自來弱國命運。常繫於強國外交家之手。試觀民國以來中日交涉之歷史。當日本大隈內閣時代對華採鐵腕政策。取徑爲政治侵略。二十一條條約。乃其惟一之成績。在寺內內閣時代。對華採溫情政策。取徑爲財政侵略。西原借款。即爲其最大之成功。故西原借款者。乃寺內內閣乘大隈內閣強硬政策之後。中國對日惡感達於極點之際。思所以一矯其弊。乃一變而爲親善政策。且當歐戰之中。日本商民大獲贏利。國內資本充斥。無可決洩。乃濫行借款於中國。而以中國爲尾閭者也。

西原經手借款之總額。據日本報紙所載。爲一百四十兆日圓。同時西原以外所經手之借款。爲數亦一萬萬四千三百萬日圓。今當關稅會議行將開幕之際。日本方面。盡力爲整理西原借款之宣傳。然吾人細按該項借款之性質。既含有財政侵略之意味。且其借款之方式。亦多不按正當之手續。殊不能與其他外債。立於同一條件之下。而受相等之保障。試舉其理由於次。

(一)此項借款。多半係由日本商人與地方當局。各省軍閥。直接商借款。項亦即大半入於軍人私囊之中。不應由中國國家承擔償還。

(二)往往有原訂之數爲四千萬元。而實借則僅二千萬元。原訂二千萬元。而實借則僅一千萬元。且實收之款。遠低於簽訂之數者。更不可一二舉。

(三)據某外報載稱。某日本軍械公司。本爲借給俄國大戰時之軍械機關。自俄國革命突起。所存軍械軍火。大都售於中國。此類槍械。今已大半流入土匪手中。因此而欠負日本之十四萬兆圓債款。亦須加重於中國人民之肩。

(四)利息之重。期限之短。爲世界借款所罕見。

總之。日本以過剩之資本。投中國軍人之急需。濫用於國內之戰爭。要挾以苛刻之條件。復經過種種不正當之手續。是種借款。究在國際法上作何種地位。殊屬疑問。推日本之用心。無非欲以埃及視我。始以不正當手續施行種種借款於我者。繼復欲以外交手段。使我一一承認之。而後可以永久束縛我民之手足。吮吸我民之脂膏。宛轉呻吟於債權者權威之下。而莫可復拔。今日者。關稅會議。若果開幕。乃日本欲以外交手段。使我一一承認之絕好機會也。

世有勾引人之子弟於娼寮情肆者。資以金錢。導其荒縱。其所給款。固不必實交。已且可以從中取利。乘其追急之際。更挾種種苛條。繼復誘其署券。既得署券。則遂據以交涉。襲其田產。收其房屋。需其財物。奴其家人。民間鄉曲。往往而有。然此種借款合同。在法律上之地位。殊成疑問。日本寺內內閣之政策。即做於此。西原借款之性質。即類於此。此則於討論整理是項借款之際。我國朝野不可不存此印象於腦中也。(五月卅一日自北京寄)

中俄會議停滯之真相

真相

誠夫

中俄會議督辦公署成立而後。爲期數及兩月。關於開會前之各種準備。我國方面亦已次第完竣。而俄使加拉罕之態度。則似欠明瞭。日前外交部通知加拉罕。希望於六月一日開議。加拉罕迄未答復。加拉罕之意。似重在延宕。而不願即速開會。至其原因。約可分爲表面原因與真實原因兩種。

所謂表面原因者。即加拉罕氏迭次表示欲於中俄會議開議之前。須解決之中俄間各項問題。如洮齊鐵路案。招致白黨軍隊案等。以尋常國際交涉之眼光視之。此等問題。本屬通常之外交問題。初不能與中俄會議之本身相牽混。而加拉罕之意。則以於開會前解決爲必要之前提。其中於洮齊路一案。持之尤堅。以爲該路敷設而後。北滿貨運。必直接經過該路入南滿鐵路。從大連出口。中東路之運輸。必大受打擊。俄國對中東路利害關係至深。洮齊路之談判。成立於中俄協定大綱締結之後。與大綱精神。不無違背。而主持洮齊路之奉方當局。則以洮齊路之敷設。純爲東方內部事件。第三者不得干預。堅決否認蘇俄有抗議敷設該路之權。雙方意見。絕然遠隔。無接近之可能。顧若列以尋常之外交問題。則因意見不接近而遷延時日。或竟成爲國際間之懸案。原不足異。加拉罕明知該項問題。不易解決。而與中俄會議。牽爲一談。認爲開議之先決問題。其藉詞延宕之心。蓋顯然可見矣。

所謂真實原因者。易詞言之。即時時期問題及國際形勢之變化所釀成。當去歲中俄協定大綱成立之後。俄國方面以對日談判。尚未就緒。爲確定蘇俄在遠東之地位計。亟盼與中國早日成立細則協定。此時俄人心理。純係一種渴望急盼之態度。而中國則以國內戰亂方殷。無暇顧及外交。

未能利用俄人心理。竟至錯過此絕好之時機。迨政局更新。因外長一席。唐紹儀迄未到任。外交無人主持。中俄會議。亦未能進行。乃本年一月二十日。日俄基本協定成立。俄國在遠東地位。已非昔比。於是曩日急盼中俄開議之心理。亦完全變更。以至今日。乃生延宕之結果。此即所謂因時期變遷而呈現之景象。俄國以在遠東地位。既已穩固。而與中國談判結果。大致均爲俄方負擔之義務爲多。如盧布賠償問題。中東路問題。劃界問題。外蒙問題等。或須承認一部之債務。或須讓出一部之侵佔土地。在俄方視之。當然有不願細則協定早日成立之傾向。此點實不失爲俄國延宕開議之重要原因也。

由上述情形觀之。中俄會議所以停滯之原因。與責任。可謂純在蘇俄之一方。而加拉罕氏向固戴其親善之假面具。誘惑一部分旨趣未定之青年。施其宣傳之手腕。國人苟略尋繹加拉罕來華後之行徑。當可恍然於標榜社會主義國家之外交家。與所謂帝國主義國家之外交家。在實質上毫無差異。而此次中俄會議之所以停頓。尤不能不望國人加之意焉。
(五月三十一日自北京寄)

上海烟土案

子寬

上海的鴉片案。在前月下半月中。鬧得烏烟瘴氣。到了最近幾天。只爲發生了五卅慘劇。羣衆的注意轉移到暴行的外人身上。纔覺得反對鴉片的聲浪低了下去。但是禁烟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論上海的販烟呢。並不是到今天纔如此明目張胆的幹。以前就是如此。不過當時因爲包庇的人以及販賣的人。是打成一夥。利益分配得勻。大家沒有爭吵互相攻擊的事。而且對外一致。所以外間的人。沒有機會去探悉他們的營業內容。即使探悉他們內容。也不敢冒險反對。到了今年。

情形一。變包庇的人也多了。販賣的人也行動不能一致了。自身中間因爲利益衝突。你搶我奪。甚至於在清天白日之下。不管在甚麼公共地方。公然憑着個人的武力。搶起贓品來。這纔弄得不在包庇販賣團體以外的人。居然也得了大張旗鼓一齊高唱反對聲調的機會。

在反對販烟的運動中。有種最奇怪的現象。自從烟店大同行開張以後。報紙上每天所載各種公團的反對電報。總占着本埠新聞半張上下。數數也要費去不少功夫。而且聽說還有許多專門爲着這案組織的團體。大家忙着化銅錢刻木戳。費功夫做代電。真不能不算熱心到十二分。可是統觀各個代電所說的話。究竟大批販烟的確實是那一個。包庇小烟商的到底是那一個。却始終沒有人說出來。要說反對賣烟。這兩點是極關緊要的。但是偏偏把這兩點遺漏。我們却又不能不說他們對待烟土朋友。成全到十二分。客氣得了不得。有人說中國人的文章妙處。就在「意在不言中」。不必說出。自然曉得。不過照我的意思想來。各團體的目的是反對賣烟。決不是想掉筆頭出文學上的風頭。不說出來。終久是件缺憾的事。況且如此辦法。反而令人疑心。各團體還有別的深意。也未可料。

剛剛在這我們感覺缺憾的時間。烟土朋友。忽然自己伙裏愈吵得熱鬧起來。起初先打筆墨官司。後來竟就動刀弄鎗拚命。從前各團體不肯用筆墨說明的主顧。居然他們進一步肯用事實去證明出來。雖然他們辜負了各團體一番成全的盛意。却填補了我們旁觀人的心中缺憾。這也不能不算一件快意的事。

我們當記者的人。最愛發表主張。現在既然曉得了烟土朋友究竟是那幾個。不免又要略爲把我們的意見來說給社會上的人聽聽。我們以爲

現在要靠着軍警們去禁鴉片。決計不是正當辦法。進一步說。也決不是能做到禁絕鴉片的辦法。各團體若真要有禁絕鴉片的決心。應該趁此機會。把上海的警察。收回市辦。再由我們市民指揮着去查禁烟土。軍閥本來沒有查烟的任務。不妨要求他們走開。更不用他們分外要好。反而添我們的麻煩。若論租界上面。也儘可合作。即使事實上發生困難。祇要租界以外的鴉片可以禁絕。我們也就盡了自己的心願。究竟何人不肯放棄鴉片的營業。自然也有是非公論。好在世界上主張禁烟的不獨我們中國人。決不能再硬說我們中國人沒有能力。除此以外。我們以爲沒有再好的辦法。不過這種辦法。要腳踏實地去做。却比刻木戳做快郵代電費力的多。我們不曉得各團體肯不肯耐性去做。若是不肯。我們以爲禁烟二字。索性還是不談爲妙。

美國大總統之握手忙

美國顧理治總統於四月十一日在白宮開午餐會、來賓九百八十人、顧理治在十七分鐘間、一一握手、平均一分鐘約與五十七人握手云、



南京路之血

政之、慎予
、心冷合編

▲五卅事件之前因

這一回南京路空前未有的殷殷血斑。是流在英國人領袖的工部局巡捕房門前。是英國人指揮下的西捕印捕鎗下的成績。然而這件事的起原。何嘗與英國人絲毫相干呢。再從一方面講。這殷殷的血斑。是中國學生商人的血。是中國學生商人爲了演講而流的血。然而這件事的起原。又何嘗爲了學生商人的私利呢。

原來日商內外棉紗廠二次風潮起了以後。因爲某廠拒絕工人上工。以致雙方發生衝突。日廠主竟開鎗轟擊。有幾個工人受了重傷。內中有一個名顧正紅的。便因傷重而死了。這般工人。一方爲了生活的壓迫。一方爲了同儕的慘死。四出呼援。學生自然最有血氣。最易受感動。於是聯合各團體組織了一個雪恥會。開會發電。竭力援助。但是那時上海各報。鑒於上次紗廠風潮中的教訓。起初幾天的罷工新聞。還登了一些。學生們援助的電文。都不敢揭載。雪恥會就寫了一封信。要求各報館在可能範圍以內。量爲宣布。但各報館終于不敢理會。這裏已使學生工人們成了第一次鬱積的憤恨。

後來。各團體替已死的工人顧正紅。在潭子灣開追悼會。當時參加的人。着實不少。上海大學的平民學校。也由西摩路出發。向北面的潭子灣走去。不料因爲有幾個人持着小旗子。寫着援助紗廠工人的話。被捕房派探捕驅散。并且將朱義權等四個人捉了去。一面在前幾天文治大學有二個學生。也因在露天募捐救濟工人。被普陀路捕房拘捕。這六個學生被捕的事。上海除了一二家報稍有記載外。其餘各家都完全抹殺。所以社會簡直不知道有這回事。這六個人（上海大學四人文治大學二人）被拘以後。捕房監禁極嚴。不許外人探視。聽說朱義權有個戀人丁女士。再三要求一面。都不肯答應。而上海文治兩大學學生會。竭力想法先保釋這六個人。捕房都沒有答應。請交涉員交涉。也沒效果。而兩校學生呼籲的文字。各報都沒敢揭載。這是學生們第二次鬱積的憤恨。鬱積久了。自然終不能不發洩。不能不教社會知道。於是上海學生會。在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開了個會。決定（一）組織決心犧牲的演講隊。向租界出發演說。（二）聯合各團體一致運動。而且他們預料到租界演說。巡捕一定要出來干涉。出來拘捕。所以組織先鋒隊後備隊二種。設隊長

一人以爲指揮。先鋒隊被捕。後備隊便繼續上來。務使演講員從五個增加到十個。從十個增加到二十個。使巡捕捕不勝捕。如此乃可引起市民的注意。他們的計劃決定以後。便預備了許多旗幟傳單。并擬定了演說大綱。通告各校各團體。大體是(一)說明日廠主對工人的強暴及工人反抗的意義。(二)說明中國紗廠因受日本的壓迫而致失敗。(三)說明此次學生援助工人的意義。(四)說明最近列強壓迫中國的事實。如東京五七事件。洮齊鐵路事件。漁船侵入內港事件。(五)以援助工人。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釋放被捕學生爲口號。



他們決定了。便於次日向租界出發。但是我想他們的可謂決心犧牲的演講隊。必定以爲演講的犧牲。至多到了拘禁爲止。無情的槍彈。竟會突口而出。真是他們所夢想不到了。(慎予六月四日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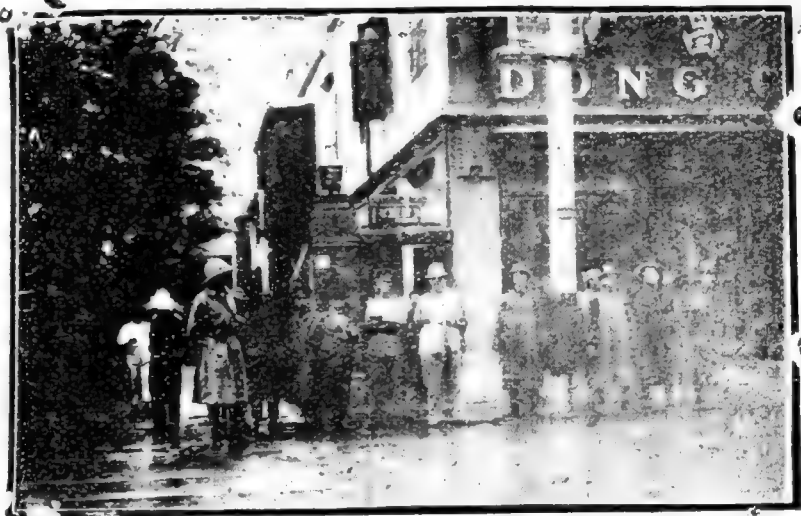
▲慘劇當日的情形

國聞週報 南京路之血

五月之十日下午四時。有學生結隊游行。手持旗幟傳單。上書「反對越界築路」「實行經濟絕交」「反對印刷附律」「反對碼頭捐」「抵制日貨」「援助被捕學生」等字。沿途分發演講。並將上項字條貼於道旁之電桿木上。經過南京路時。巡捕見此種舉動。向之干涉。學生不服。因拘數名。帶入老關捕房。羣衆亦即蜂擁而往。捕房旋將學生釋出。惟人衆擁擠不散。捕乃開鎗。接連數響。擊傷十餘名。皆倒於路上。霎時交通阻隔。電車亦莫能駛過。該地捕頭乃派通班武裝中西探捕。出外彈壓。當場拿獲二十餘名。暫押捕房。其受傷者則由工部局病人汽車。載送紅十字會總醫院及仁濟醫院寶隆醫院等處治療。內有重傷者五六名。不及醫治而斃。屍體已送斐倫路驗屍所。候報官檢驗。自此慘劇發生後。老關捕房戒備頗嚴。前門臨南京路。派有印度騎巡七八名。在捕房左近梭巡。故南京路自英華街迤西至西藏路之一段。行路初頗不便。因道旁觀者擁擠不堪。騎巡雖時驅散。然旋又復集。此種狀態。直至九時後稍息。而警務長麥高雲君於六時下緊急命令。召集各捕房高級警務人員。在四馬路總巡捕房會議。維持治安。以上爲三十一日申報之一段紀事。吾人欲了解當日情形。不妨各方參攷。公平研究。今輯錄重要參攷資料如下。

(一)上海學生會呈交署文 呈爲英捕鎗殺我國學生工人。懇即轉向領袖領事嚴重交涉。以保國權。而維民命事。竊學生等昨日(三十日)散佈租界演講之目的。僅在喚起中外人士之同情。一致援助日商內外紗廠被壓迫之工人同胞。此本一種愛國運動。乃工部局不明原委。嗾使中西巡捕。妄加干涉。經學生等一再聲明。彼仍置若罔聞。且復恣意逮捕學生及工人。學生等向之理論。彼不但置之不答。且轉以警棍及手杖。抨擊學生等熱血填胸。復繼續進行演講。頃刻間爲巡捕逮捕者幾百

人。學生等目觀此種慘狀。遂至捕房門首。以極和平極誠懇之言詞要求釋放。彼等始則嚴加拒絕。繼則連發排鎗數十響。羣衆不及迴避。因槍傷斃命者九人。重傷者十餘人。轉傷者不計其數。頭破腦裂。血流染地。悽慘之狀。悲痛之聲。凡稍具人心者。無不爲之墮淚。乃彼等不但無絲毫憐恤之心。而且聲勢洶洶。猶欲繼續發鎗。大有殺盡羣衆而甘心之勢。學生等手無寸鐵。禦暴無方。更不敢挺而走險。以演成滔天之慘劇。遂退而推舉代表。向貴使要求面向領袖領事嚴重交涉。業經貴使親往交涉。與以口頭之答復。學生等以茲事關係重大。特懇貴使再向領袖領事正式嚴重交涉。提出下列最低限度之條件。餘情容俟查明續呈。



老開捕房之前戒備

(一)懲辦打死二人學生之兇手並賠償損失。
(二)釋放先後被捕學生及工人。
(三)承認工人要求迅速解決工潮。
(四)集會結社出版罷工絕對自由。
(五)收回會審公堂取消領事裁判權。
(六)反對越界築路。
(七)取消外人納稅會議組織中國人的市議會。
(八)不承認印刷附加律碼頭捐。
(九)不准用外國巡捕。
(十)向中國政府道歉。學生等竊念此次工部局對於學生等之暴行爲

滬上前此未有之慘劇。國權民命。斷不容加以漠視。業仰貴使公忠體國。誠懇衛民。務乞盡力主持公道。以平公忿。臨稟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呈江蘇交涉使陳。上海學生會張銀河五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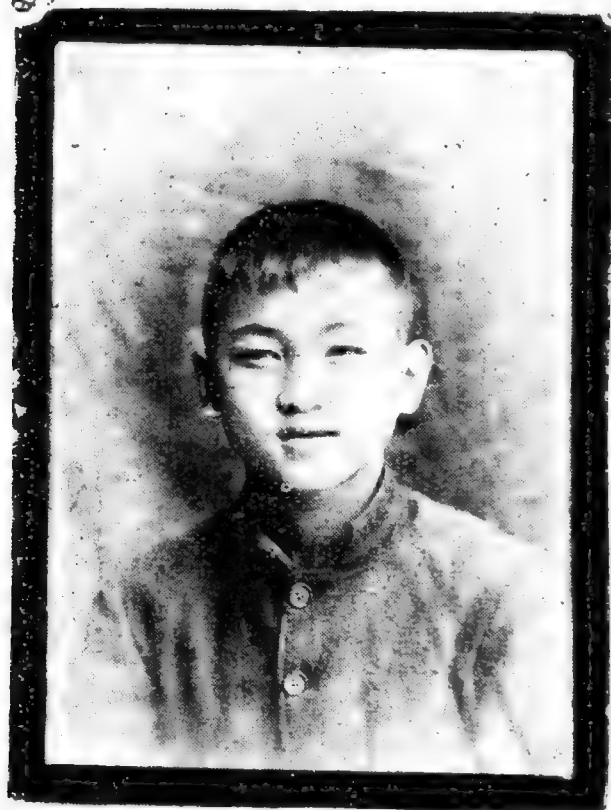
(二)巡捕房開鎗後之親供。據官場公布之巡捕房捕頭等在驗尸所供述五月三十日開槍情形。雖當事人所云。不盡可憑。然亦足供攷察。因照紀如下。

首由老開捕房西捕頭愛活生陳述此案發生情形。據愛氏譯稱。三十號午十二時四十分鐘時。接總巡電話。以有學生在租界外開會。欲至租界應阻止其入租界。迨至午後一點十五分鐘時。據二百五十四號三道頭華捕到捕房報告。謂有學生在距離捕房約四十碼地之勞合路聚集演講。因不服阻止。特請示辦法。我即率副捕頭一及西捕往查。在勞合路口之對面階沿畔。有一學生演講。並有兩學生執傳單散發。聽講者甚多。當將該三人拘入捕房。其相隨而進捕房者。有十五人。我詢該三人因何演講。據稱係反對日本人。奉學生會之命出外演講。緣有一工人被日本人打死之故。我告以租界內不許有此項行動。遂着將該三人拘留。隨來之十五人則命出去。詎該十五人見此三人拘留。遂不願出去。而願與此三人同留。乃將此十八名一併拘留。訊問該生時。約需二十分鐘。在此時。又接有報告。故將十八名拘留後。復赴西藏路拘獲一執傳單之學生。而後面亦有多人相隨。此時捕房不斷的連接報告。至兩點四十五分鐘。一西捕在南京路西藏路附近。因所聚之學生不服解散。該西捕正欲逮捕。學生即起抵抗。此爲是日開始抵抗之始。竟將西捕打倒。幸印捕聞警趕到。將該組學生幫同帶到捕房。彼輩乃強擁進寫字間。經推之使出。但外面仍繼續擁進。復行推出。驅至南京路東面。由中西巡捕囑彼等歸去。

彼等已向東行。但前面又有大隊到來。致使彼等不能向東。是時惟聞「殺外國人」「打外國人」之一片聲音。羣衆聚集至少有兩千人之數。副捕頭一名。西捕三名已受攻擊。被羣衆打倒。其餘捕房人員亦已被迫退回捕房門首。我乃率中印巡捕一隊。守於捕房門並。取出手槍。冀將若輩嚇退。蓋若輩所立之地。距捕房門首僅隔六尺。詎仍不退。不得已下令開槍自衛。中印槍遂相繼放槍。約開四十四響。羣衆始退。見地上死者四人。傷者六人。其餘受傷之人。當係自去。當晚向山東路仁濟醫院調查。連捕房送往者約十八名。其他醫院未往調查。仁濟醫院之受傷人中。現已有七名身死。連死於路上四名。共計爲十一名云云。惠領事問愛捕頭「當時爾是否將手槍取出。警告羣衆。如再不退。即行開槍。」愛氏答「然。問「爾警告羣衆之語。彼輩可能聽得否。」答「站於前面之人。當然聽得。但毫無退却意。」問「爾警告羣衆距開槍相隔若干時。」答「約十秒鐘。」問「能不開槍可有別種方法。使若輩退去。」答「若不開槍。捕房必遭危險。」次由二百五十四號三道頭華捕錢某稟稱。三十號下午一時五十五分鐘。在大馬路勞合路口見對面大慶里口聚集多人。我往查察。則有學生六七人執白旗。立於塔沿上演講。聽者約三百餘人。我向其稱先生。此時人們皆將往寫字間。途中往來汽車很多。此地不便演講。請你們往僻靜處。學生聞我言。即稱你也是中國人。何以亦幫外國人。如要到行裏去。可以跟去。我見其不聽。遂歸捕房報告。由捕頭往查時。仍在演講。捕頭遂將彼輩拘去。以後的事。我不知道等語。次由西副捕頭臬納譯稱。捕頭愛活生氏得報。即與我及兩西捕往大慶里口。將演講及執傳單分發之三名逮捕。我仍出外。在大馬路南面。又見有多人聚集。即行驅散。至兩點四十五分鐘。在西藏路聞警笛聲。見兩西捕被人毆打。嗣得印捕

到來。立拘數人。餘則驅散。我又至南京路東首。見浙江路之茶館店樓上。有紙條紛紛飛下。其時已三點十五分鐘。學生苦力及途人混合而聚。該處站崗巡捕已被毆打。交通阻隔。我將毆捕者拘拿。並將羣衆驅逐。而後執毆捕者歸捕房。途中遇西人。告知捕房左近。發生紛擾。我即馳歸。見聚集有二千之衆。有西捕三名。正在驅逐。我亦幫同將此輩驅向貴州路方面而去。並告以租界內不許有此種舉動。但彼等祇至議事廳門首而止。但聞「殺外國人打外國人」之聲。有一西捕竟被推倒。該捕腰掛手槍。若無繩繫。必被奪去。又見一中國人欲將另一西捕腰間所佩手槍之繩拉斷。經打其一下始釋手。未幾。我亦被人擊倒。幸遇西人三四名相助。仆而復起。又有一西捕亦被人推跌。是時學生人等狀如發狂。面皆改色。嗣我身亦被毆幾下。迨歸捕房。愛捕頭命豫備自衛方法。我乃於捕房東面取出手槍向空先放一響。印捕等亦即開槍。羣衆始散。當愛捕頭傳命開槍時。情形已十分嚴緊。初我驅散學生。皆祇用手杖。隨將所執手杖呈察。又

五卅之犧牲者



南洋附中學學生陳虞欽君

由十一號西捕司的芬譯稱。隨捕頭往大慶里口逮捕三人。帶至捕房門首。捕頭又命我往西藏路逡巡。至兩點四十五分。見有三百餘人聚集。因向演說者警告。彼等不聽。即將為首之一人拘拿。羣衆乃將我推倒。並圖奪我手槍。幸有兩西人及一印捕助。始逮捕三名。嗣至南京路逡巡。經印捕告知有三道頭西捕被困。我即往解圍。後又聞南京路之東有警笛聲。馳往。見一西捕被打倒。將其扶起。其時約有二千人。向捕房擁來。捕命攔住。不許其擁進。羣衆有持旗者。以旗柄毆我等。乃回捕房。嗣因情勢愈緊。捕頭遂傳命開槍云云。按以上供辭。有極應注意之一點。即巡捕雖稱係緊急自衛。而捕房方面無一人受傷。羣衆方面無一人武裝是也。

(三)親歷其境之報告 有五月三日被捕者之太倉人吳雨蒼君撰具報告云。我同我的弟弟及陸京士君。在五月三十日上午三點半鐘的時候。到靜安寺路去拜訪一個朋友。走過南京路的時候。看見路上的人擁擠不堪。也有立停了看的。也有向各號奔跑的。秩序真是紛亂極了。曉得又發生了什麼亂子。又走了幾步。就在人羣中望見馬路旁邊。就着七八個鮮血滿身的青年。有的直僵的躺着完全不動了。有的還是舉起雙手不住的顫動。似乎要掙扎起來。再作臨死時最後的奮鬥。這是什麼景象呀。那時我們二人還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或者吾們當時神筋受了強烈的刺激。旁人的話沒有聽見。)後來定一定心要想問。問恰巧有一個三道頭巡捕走過來。我的弟弟就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怒氣沖沖說。『你們明天看報就知道了。』一面就把我們向前驅逐。同時後面的人。就在那裏發出一片悲壯的聲音說。『外國巡捕打死我們的愛國同胞呀。』我二人心中才明白打死這許多愛國青年的。就是那口講人道的。外國人。那個時候。我三人心中除充滿了悲慟以外。又平添了許多說

南京路中之機關砲車



不出的憤慨。恰巧又來了許多全副武裝的外國巡捕。我二人就很嚴厲的詰問。豈知他們不問情由。揮拳就打。吾弟弟的嘴上。和我的下額上。都着了一下。鮮血就立時滴個不住。他們又連推帶挽的把我們擁進捕房。與我們同去的還有大夏同德南方上海各大學的學生。約有四十多人。及許多不相干的路人。我們想大家手無寸鐵。決無抵抗的可能。就大家隨着他們進去。以為或者還有法律來保障我們。當時我們雖受了他們無理的拘禁。但是一想。爲了同胞慘死。我們倆能仗義執言。人格還在。所以他們無論如何處置我們。我們精神上覺得非常安慰。同去的青年中。說『我們有幾位同學。本來預備爲國犧牲的。已經達到他們的目的了。我們也打算前仆後繼。鼓勵同胞的愛國心。求得最後之勝利。』也有幾位想到了我們中國國勢不振。一般軍閥又自相殘殺。拿人民來作爲犧牲品。弄得被人輕視。就痛哭失聲。他們青年奮勇的精神。和愛國的熱忱。真教人佩服呀。後來我們二人由禮明律師。在法庭上再四爭辯。方才恢復自由。又有著名弱小者的吳君做了一篇『血染南京路別錄』。登在五月三十一日上海事新報上。也是一位親身聞見的報告。並錄如次。其文云。這是

五卅之犧牲者



我生平僅見的慘劇。現在我執着筆。心中還別地跳着。重大的石松消息。自有盛君向諸君報告。這祇是我個

人的見聞。將他忠實的記錄下來。決不糅雜半點意見。

那時我正駕了自由車。走過永安公司。前面有許多人聚攏着。南京路差不多要斷絕交通了。同時我聽見人家議論紛紛。『看啊。學生演說。巡捕房干涉。』工人的事。本來要學生管什麼。『唉。日本人太欺侮我們啊。』

……我好不容易挨過了雲南路。就停下來回頭瞧熱鬧了。可怕啊。三條頭二條頭一條頭末條頭。頭緒紛紜圍着一般學生。驅逐他們到行裏去。學生不肯去。就動手了。嘿。學生們真不識相啊。拿了一面竹桿布旗。去擾亂租界秩序。還敢用旗桿做武器。和有槍階級的先生格鬥。該死。學生拿旗桿打巡捕。沒有打着。水果店裏忽跳出一條好漢。拿了扁担向人叢中亂舞。碰的一聲槍響。好像是年初一的第一響。開門炮接就劈劈拍拍的大響起來了。印度阿三。窮勇敢放了一槍。又一槍。華捕到底沒用些。爛洋洋地放了一槍。面孔上就現出灰白色了。

肇事的學生誰叫他們吃飽了飯。沒事做。要來擾亂人家的安甯。當然死不足惜。但是無辜的行人。却死得未免冤枉。最可憐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左手抱一小孩。剛走過同昌斜對門。左臂上吃着一粒衛生丸。就此

跌下去了。

這時候的秩序的確被人擾亂了。愛看熱鬧而又胆小的朋友。紛紛向橫弄堂裏和商店裏亂竄。某水果店的攤頭。完全推翻。玻璃敲碎。裕昌祥呢絨號裏。居然有人進去乘火打劫。小夥計的票夾。忽被扒手扒去了。翠芳居等。適當戰場之衝。馬上裝棚版。有的說是罷市。實在是避衛生丸而已。這時候的學生們。也有懂得識相的了。脫下禦日帽。拋掉小白旗。連忙趕到南京路商聯會。各路商總聯會。總商會等處求救去了。

競芳照相館。近在隔壁。攝了幾張新聞照片。可惜開鎗時。沒有拍。或者怕流彈打進 Camera 吧。不多一回兒。死的傷的。都有人連槓帶拖的裝入汽車。嗚嗚地送進醫院去了。維持秩序的巡捕。用手一揮。一堆堆的人羣。四散開了。壓積着的電車。汽車。陸續開過。大馬路上。除了比平常熱鬧些外。似乎沒有什麼兩樣。幾塊殷殷的血跡。好在堆積並不比馬糞大。不致於有礙交通。所以不勞穿紅衣服的人來打掃。斑點也就漸漸地淡去了。

▲南京路之犧牲者

五月卅日之事。學生商人受槍擊死傷者。不下數十人。茲列表紀之。

姓名	年	齡	籍貫	寓	址	職業	受傷	狀	死	期
尹景伊	二十一	山東	同濟大學	學生	子彈由背射入右肺	五月三十日				
何念慈	二十三	四川	上海大學	學生	子彈由背射入穿過肺肝	五月三十日				
陳虞卿	十七	廣東	南洋大學	學生	彈由背射入小腸穿七洞	五月三十日				
鄧金華	十四		大世界	學生兼西崽	子彈由脅射入肺及心	五月三十日				
石松盛	二十	浙江	大中華電氣公司	夥友	子彈由腰射入穿破兩腎	五月三十日				
王紀福	三十六	甯波		擊縫	碎腿骨	五月三十日				

唐良生 二十四 浙江 華洋電話局 接綫生 彈中膀胱 五月三十日

陳寶聰 三十八 廣東 同濟大學 學生 彈中頭部 五月三十一日

石志英 二十一 江蘇 望志路仁壽里 學生 重中腦部 五月三十一日

朱甯尚 十六 江蘇 西恩 五月三十一日

陳兆長 十八 廣東 廚子 五月三十一日

受傷者如下

姓名 年齡 籍貫 寓址 職業 傷狀

談金福 二十七 江蘇 城內 牛肉商 彈中右臂

陳金發 二十八 蘇州 大馬路 同昌車行夥 彈傷腿骨

徐端鶴 十九 紹興 虹口 銅匠 彈傷足骨

蔡洪春 二十二 浙江 浙江路 福興齋點心店夥 彈傷臂部

魏金定 三十四 鎮江 蘇州河 船工 彈中右肺

俞美萬 二十四 徽州 開路 工役 彈中脚骨

鄒百山 三十一 常州 麥家園 廚司 兩膝骨擊碎

胡長生 三十一 浙江 開北 銅匠 右腿彈穿

錢石山 二十八 浙江 法租界 天利洋行職員 彈傷右臂

陳富才 二十一 蘇州 甯波同鄉會 工 彈中右眼

陳鐵梅 二十七 浙江 林蔭路振興里二十三號 學生 彈中背部

范章保 二十九 蘇州 崑山路號 彈傷左肩

份韻秋 二十六 蘇州 路十二 伶人

共十三人在仁濟醫院

易采忠 北京廿六印刷

喬治英 江蘇廿一商

彈傷右臂
足部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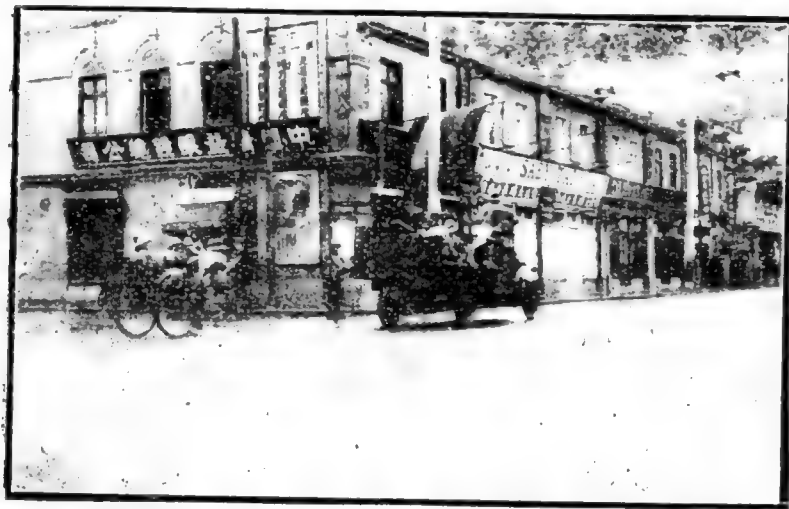
馬米均 浙江十八學生 香山路 足部受傷

以上三人在中國紅十字會醫院療治。此外受驗傷者均回家療養。其確數無從調查也。

自五月三十日以後。公共租界商家罷市。外人宣布戒嚴。市民於暴怒之際。更當外人之高壓。以致六月一日以後。因受巡捕槍擊而致死傷者殆無日無之矣。

議決罷市之一日

自從五月三十日南京路發生慘劇之後。一般人將平日當租界是安樂窩的觀念打破了。隨便在街道上走着一些也不招惹誰便要送命。未免使人胆寒。因此在三十日的下午。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談論這件事。



並且談到這件事時。對於慘死的幾個不幸者。一致表示惋惜的意思。我記得這天晚上我在南京路經過時。兩旁邊的人比平常格外來得多。其實既然有危險。就應該遠遠的避開。如今反而不絕的在血泊附近去打聽。也可以知道一般人對於慘死者悲惋的同情的熱烈了。在這天晚上。有許多商店。主張罷市。表示華人的意旨。於是各路商界總聯合會連夜便召集

緊急會議討論這件事情。當時雖然商議，可是還不會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並且因為這件事情非集合了多數的團體討論不可。所以議決在三十一天。假總商會開各團體聯合會解決這個問題。

三十一日的早晨。天公也對於死者表示惋惜。浙瀝不斷的下着雨。我上午向學生方面去刺探消息。知道他們仍舊預備到公共租界去演講。但是純粹以不抵抗主義。看捕房怎麼的對待。下午一點多鐘我從職工教育館到總商會時。車子經過西門。雨也下得格外的大。有五六百個學生。冒着雨在那裏游行演講。我瞧着他們那種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感動。使我興奮。他們一個個被雨淋得渾身都濕了。像一些兒都不會覺得。當時我便跳下車子。去找了兩個學生一問。纔知道他們是大同大學的學生。他們預備立刻到公共租界去演講。隨後再到總商會齊集。當時我別了他們到總商會去。

平常下雨的時候。街上的人比較總要少得多。這天在公共租界的幾條馬路。沒有一條上不是擠着人。聽他們所說的話。看他們臉上的神氣。沒有一個不是充滿着一股子不平之氣。尤其是以南京路最為熱鬧。這時我心裏又不知不覺的跳動。自己覺得臉上熱熱的。興奮到了極點。兩點鐘時。車子經過北河南路橋。瞧見有幾個西捕在橋北邊站着。對於由橋南往北去的人。非常的注意。

我到總商會時。會議廳裏。正擠滿着人。這種景象我可以說在羣衆集會時有這樣的踴躍還是第一次。到會的人不論那一界的都有。大家所切切私議的幾乎異口同聲都是表示憤激。我因為離開會時間還有相近一個鐘頭。便在會場裏來回的跑着。聽聽他們所講的話。我自己知道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聽了他們所講的話。幾乎使我要哭將出來。

兩點半鐘。遇見了幾個東三省旅滬的學生。談起演講的事來。據他們說。大隊的學生。在四川路口惠羅公司門口集合。分段出去演講。可是被捕房裏又捉了幾個人去。所以大部學生。差不多都預備到總商會裏來了。

陰沉沉的天氣。悲慘慘的風雨。在這擠滿了幾千個人的會場裏。靜默默的。只聽得歎息之聲。忽然一個穿黑馬褂竹布長衫瘦削面龐的人。跑上臺去。他氣喘吁吁的嚷道。「諸位。這是什麼時候了。在熱鬧的街市上學生演講。被人家用槍打死。這是何等慘痛的事。昨天出了亂子。不算。剛纔在南京路上又有幾十個學生被他們捉了去了。」他越說越氣。撲的身子倒了下來。嘴裏說不出話來。只是將手拚命的拍着地板。放聲大哭。旁邊的人。將他扶了起來。坐在椅上。可是瞧他臉色有些不對。便連忙送到同仁醫院去醫治。後來據回來的人報告。說這人名喚趙虎廷。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譯員。送到醫院。已經氣絕。當時大家聽得這個報告。對於趙君都表示哀悼——但是到第二天。知道趙君昏暈了三個鐘頭清醒了。這或者是老天要留着趙君有用之身為國宣勞呢。

三點鐘時。大多數的學生都到了。會議廳裏容納不下。他們便在會所外邊花園的隙地上站着。差不多都擠滿了。其中也有許多工人。一同站在外面。天上不住的下着雨。他們一動都不動的站着。很整齊的喊着。「援救被捕工人學生。」「請商界一致罷市。」這種熱烈的喊聲。激動了會場裏的羣衆。應聲而起的呼聲連續不斷。使靜默悲痛的空氣。一變而為熱烈慷慨。顯出中國民氣的未死。

充滿了熱烈的盼望的羣衆。不時的鼓掌。各路商界總聯合會的鄧志豪。上臺向羣衆報告。請大家稍微等一會。因為總商會正在開會。查會納稅。

華人會正在開理事會。討論關於慘殺案的對付辦法。商量妥當了。再提出大會請大家通過。於是會議廳裏便先開會演說和討論辦法。

在一個會所裏同時有幾處商會。我們做新聞記者的。格外的忙了。幸虧我們社裏的社友振遠。都來了。便各人分任了一處。我便在會議廳裏旁聽。

有幾個日本紗廠裏的工人代表。登臺演說。報告顧正紅被日本人慘殺的經過。並且說「日本人慘殺工人。是大家引以為悲痛的事。學生們爲了工人的事。又被巡捕慘殺。使我們痛上加痛。所以我們願意罷工。做學生們的後援。希望商界一致行動。」商界的代表演說。說「如今的事。不是一部分的事。是全中國人的事。是中國人生死的關頭。所以學生工人商人應當聯合起來抗爭的。用不着誰去勸誰。這是被良心驅使着去做的。」羣衆聽了。頓時又起了一陣熱烈的狂呼。表示贊成。

在南京路上慘死和受傷者的家族。也在這時到會。向着羣衆跪求哭訴。要求替無辜的死傷者伸雪不平。眼前羅列着幾十個蒼然白髮的老人。掩面啼哭的少婦。牽衣索乳的小兒。這種深刻而沉痛的氣象。使大家頓時發生憐惜。悲痛。憤怒。激昂的同情。

在會議廳裏大家討論着辦法的時候。樓上的總商會會董會和納稅華人會理事會正慎重地商議着這件事。他們對於南京路的慘死者。當然一致的表示悲悼。可是對於應用什麼方法去表示國民一致的態度。以及用什麼方法去和租界當局交涉。不能不用一種審慎的態度去詳細研究和討論。所以直到五點半鐘。還不曾有相當的辦法。

樓下的呼聲又起了。「今天要是商量不出辦法。我們是不走的。要死大家死在這裏。」

「出不去了。前後門都關斷了。」一個商會裏的茶役氣急慌忙的跑着說。可是誰也不去理會他。

樓下的大會。議決每一個團體舉兩個代表組織委員會。專門辦理這件事。另外到樓上開會。討論辦法。議決祇有罷市的一條路。

許多學生們派了代表上樓。在總商會會董室門外跪求商界援助。商會副會長方椒伯。起先很審慎的劃策。到六點鐘時。也決定贊助各界一致行動。

方椒伯在樓上當着樓下會議廳的羣衆演說。說「總商會納稅華人會各路商界總聯合會三個團體會議結果。贊成從明天起罷市。」這句話一說。樓上樓下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拍掌狂呼。方椒伯又報告向租界當局要求的條件。(一)釋放被捕學生。(二)撫卹傷亡。(三)外人向政府道歉。(四)取消印刷附律。(五)取消碼頭捐。(六)收回會審公廨。樓下的羣衆。又起了一陣熱烈的呼聲。

各路商界總聯合會的各路代表。在這時一個個簽字。担任回去向各路通告罷市。學生方面請求方椒伯在書面上證明贊助罷市。方也答應了。直到七點鐘時。會裏的羣衆。纔陸續地退出。

平常福建路的夜市。要到十一點纔收歇。這天晚上八點鐘。全路的商店都閉門了。

第二天早晨到路上去看。在公共租界上沒有一條路上的商店不是閉着門的。一種嚴肅沉痛的景象。從沉穆中表示出來。

會場中熱烈的呼聲。街市上冷靜的悲思。以及慘死者雙目不暇的怨恨。這幾種印象。也像槍彈般的射在我這顆狂跳的心上。使我悲痛。使我永遠的不忘。我更受着我良心的驅使。寫這一段不幸的故事。使同情於慘

死者的同胞。永遠的記着（心冷）

▲慘劇後之各方面

北京政府得慘劇消息後。先由外部派秘書劉錫昌赴領袖意使館提出口頭抗議。外長沈瑞麟即於一日晚進見段執政呈滬官商來電。報告一切。當決交國務會議討論對付辦法。次日國務會議決定照會各國公司嚴重抗議。要求先行釋放被捕人等。並決派外次曾宗鑒會同府派之蔡廷幹赴滬調查交涉。抗議於三日晨提交領袖公使文云。據報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學生。因學生被捕。工人受傷兩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門首遊行演講。以示抗議。捕房竟武力干涉。捕去學生四十餘。登時擊斃學生四名。擊傷六名。斃死二名。路人受傷十七名。已死三名。本總長至深駭異。似此不幸之事。應請貴公使注意。查青年子弟。熱心愛國。不帶武器。無論行為性質。斷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採取適當方法。和平勸阻。遽用最激烈手段。實爲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應由租界官吏。完全負責。爲此本總長不得不向貴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議。並聲明保留俟查明詳情後。再提相當之要求。並請將前情轉達駐京有關係公使查照。迅飭上海領事團。速將被捕人全釋。並就地與特派江蘇交涉員妥商辦理。免再發生此類情事。是所至盼。此照。

閣議同時以滬交涉員陳世光乞辭。即通過以許沅繼任。令與虞和德即日南行。妥爲交涉。又議決發兩通電。一致駐外使領。通告此事。一致各省區長官。飭各界靜候正當解決。勿生激烈行動。聞是日午後三點。鐘義習使即召集使團特開會議。對外部照會決議取和平方法。應付上海學潮。由領銜使電知滬領事團查照。並令將經過詳情。從速報告。對被捕學生。主從寬釋放。但因風潮擴大。爲維持秩序。不得不准予海軍陸戰隊登陸

防範。並定即日下午五時。由義習使訪沈瑞麟商議此事。江蘇省政府方面。於接報後即派南京交涉員。廖恩義教員廳長蔣維喬實業廳長徐蘭墅到滬調查。且助理進行交涉。

上海方面自議決罷市而後。華人各界因慘劇。激於義憤相繼作表示同情之舉。金融業於三日起停業。報關轉運業四日停業。工部局電氣電話各事業以及各外國商家公司華員華工外國輪船碼頭小工紛紛罷工。截至四日至罷業人數已在十五萬人左右。外埠各界亦起援應。北京學生於三日集台遊行赴執政府外部請嚴重交涉。外長沈瑞麟親見。謂必堅持到底。不達目的不止。學生要求通過交民巷。先通知意使。意使答辭行通過。恐生誤會。請弗必。至代表見予很歡迎。外部乃派朱鶴翔陪同事生三代表赴意館。結果竟使謂。此次不幸事件。當以公理平等解決。至於南京蘇杭漢口廣州各界自得信後。均甚奮激。皆紛紛集會舉行遊行演講。並要求地方當局請政府嚴重向外人交涉云。

慘 話

▲地上一抹一抹的血痕。被一夜雨水沖洗去了。但願我們心上所印悲慘的印象。不要也和血痕一樣淡化。

▲隣家的一頭狗死了。那愛狗家主人撫着狗尸。抽抽咽咽的哭着。我道。現在的人命也不希罕。何必憐惜這麼一條狗。

▲一個創痍遍體的青年。哭着嚷着道。痛啊痛啊。爲甚麼如此欺侮我。一個在旁叱道。誰叫你做這五色國旗下的國民。（六月一日申報自由談）

▲上海報之呻吟聲

上海向爲言論自由之地。惟關於租界之事。則各報反多所顧忌。積威之漸。言之痛心。五卅事件後。雖各方議論激昂。而報界實僅有呻吟之聲。鮮聞激越之論。然而正惟如此。愈覺可哀。今擇錄五月三十日以後。各報論評如次。以見一斑。

▲新聞報 五月三十一日新聞報僅於第三張新評三有所表示。題爲「慘劇」。其文云。昨日一日之間。而本埠發生兩件駭人聽聞之事。一爲開北軍官互擊。一爲南京路傷斃學生。

軍官互擊。猶武人內鬩之事耳。其曲直是非。無足深論。若西捕之傷斃學生。其事與內鬩斷不可同日而語。以無辜無勇之學生。而竟遭此橫死。而且流彈無情。更有池魚之殃。及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嗚呼。此皆吾無辜之同胞也。不知吾政府聞之。作何感想。

此事之必將發生交涉。固無疑義。其結果如何。固未可必。然即能得公平之處斷。而死者已不可復生矣。此爲滬上所未見之事。而其關係又不僅限於本問題。則夫耳而目之。注意於其結果者。又豈獨滬人已哉。

▲申報 五月三十一日申報第一張時評。題爲滬上之兩大事。件。其文云。嗚呼。何中國不幸事件之多也。滬上一日之間。而不幸之事兩見焉。開北共和路軍官格鬥案甫起。方引以爲驚駭。乃不越數小時。而南京路學生流血之風潮又生。事起倉猝。詳情雖尙未明。而其爲不幸之事。則已彰彰無可爲諱。軍官格鬥案。爲軍官內部之爭。如何處置。當然由軍事長官主持。風潮之能即平息與否。視軍事當局之如何處置爲斷。至南京路之學生案。如何處理。亦爲今日最要之問題。蓋當此人心憤激之餘。中外當局。必謀所以解決之法。苟處置一不得當。風潮即不易遽息。我

故希望當局。能以至公之心。出以妥善之手腕。處理此事。藉平國人憤激之心。則我人之所望也。六月一日第一張時評題爲「學生流血之痛言」。其文云。昨日南京路之慘案。今日又續死數人。此大可痛心之事也。夫學生之游行演講。非暴烈事也。學生無辜無勇。縱有衝突。亦非無他法可以防禦者也。世界法律之國。人命爲重。今乃一霎那間。槍聲突起。釀成如此之慘劇。其責任所在。不可以不明。

欲明責任。不得不根據事實。今事實既已如此。則不得不進而求解決於公理。世界法律之國。又無不以公理判是非。明曲直。吾人無他求。祇求伸此公理。祇求我外交當局。據公理以與租界負責者嚴重交涉。祇求我各公團。以正當手段。力求達此伸公理之目的。國有強弱。公理無強弱。如此重大之慘案。而不有公正無偏之解決。是無公理也。吾人懸此目的。以赴遵守軌道而行。世界苟有公理。豈無大伸之一日哉。

▲商報 三月三十一日社評題爲「上海未有之大不幸」。其文云。昨日南京路之慘劇。真是上海開埠數十年來空前未有的大不幸。學生的游行演講。其行爲正當與否。不在本文範圍以內。因爲大隊遊行若是違犯租界規則。則捕房可以禁阻。演講言詞若是危及治安。則捕房可以拘捕。或向法院起訴。游行演講和槍傷致死。是沒有因果之關聯的。我們從各種報告裏頭。知道學生是驅之不散的。但同時我們知道學生都是徒手的。並且學生大抵是未成年者。巡捕手中已經有槍械。而他們依然不散。在他們必以爲巡捕決不致於開槍。他們到最後一呼吸之頃。尙不知道有危險。而他們竟有以飲彈致斃的。這是何等可慘痛的事。他國的學生。在學校裏安安穩穩地讀書游戲。我們的學生。乃不能安心讀書。而出來做各種運動。以至於蹈這種不可預知的危險。畢竟是國家

情形太糟呢。各種刺激太多呢。所處的環境太不安定呢。還是另外有別的原因呢。在這次大慘劇以後。希望我們本國的成年人。有一種深切的自省。

上海向來是以安全自誇的。幾十年的歷史從沒有這種慘事發生過。在上海租界內。從沒有人夢想到將因流彈而致斃。如今竟有這樣的慘事發生。我想租界以內不論中外人。必定都覺得這是從來未有的大不幸。我們在這種大事變以後。不願意多說話。祇表示我們深切的悲痛。我們今天特地改變排法。來紀念這可慘的事變。同時希望上海租界不可再有這樣的大不幸。六月二日社評題爲「呻吟之聲」其文云。慘劇連續而至。病院中養傷者畢命之消息陸續而來。螻蟻惜命。物類樂生。以何因緣。罹此駢死。在此時期。吾人心中他無所有。但有深悲。但有劇痛。起視市廛。肆門盡閉。路上行人。皇然相顧。凄然相顧。平和之市。或爲戒嚴之區。繁華之都。頓易蕭瑟之境。在此時期。吾人心中他無所有。但有深悲。但有劇痛。死傷者同痛苦矣。尋常之人亦感痛苦。中國之商人有業而不得安。固不幸矣。外國之商人。其被召而服務治安以晝夜出防。食息靡定。無安業之暇。無燕居之樂。其不幸亦甚。全市墨然。無一笑語。無一歡容。人生意義。豈如此耶。只念及此。吾人心中他無所有。但有深悲。但有劇痛。字林西報論五月三十之事。一段之中。亦且兩見「可悲」之字。惻隱之心。相恤之義。無間民族。無間國界。芸芸人類。制勝天然。自存大字。於何是賴。賴此天性。微之歷史。微之人類學。微之進化論。彰彰此義。固可信也。顧乃有此。顧乃有此。不信爲真。又並非夢。地黯天愁。人間何世。吾人心中。但有奇悲。但有劇痛。雖然徒悲而已。悲何由弭。和淚研墨。寫吾斷續之哀聲。心既碎矣。不復能有條理也。

第一吾願告吾罷市中之同胞。人各有生。人各有業。業何由起。所以養生。人誰不樂生。而乃自拋養生之具。此譬猶瘋子封股。願自殘其軀。烈士殉友。不自愛其體。固至不得已之舉。非他人所能可否之者也。不得已之舉。必有其原因。必有其目的。今之罷市。標示非一。然罷市於三十日以後。則最大原因。當爲對於慘死之悲悵。諸君識之。雪悲之道。厥有三義。整齊其一。集中其二。靜默其三。標示勿過歧。行動宜有範。而最要者。尤爲靜默。靜默云者。徵象三事。深悲。漸痛。則靜默。意志堅毅。則靜默。有必達目的之決心。則靜默。三十日之慘劇。各團體既已請求政府交涉。世界人類。當有是非外交徑途。亦有常軌。吾人於此。當有紀律。當重秩序。當毅定。當沈靜。堅毅者力也。靜默非怯也。嗚呼諸君。行動勿歧。

第二吾願告上海之萬國僑民團體。上海者。國際各民族聚合僑居之都。市也。故上海不啻爲國際家庭之縮影。今突然不幸。生此事變。自罷市以後。諸君之憂勞益甚。不安之念益深。萬國商團。武裝出防。所以應付罷市後之時局也。然荷槍巡守。如此勞動。何如從根本上設法消弭此罷市現狀乎。吾固言之。罷市者。決非可樂之事也。若無不得已之原因。決無人棄所業而不顧。棄養生之具而勿恤也。諸君能有方法安慰罷市者之心。體念其不得已之故。同情於其悲慘之心情。則罷市者之悲可弭。而罷市之現狀自止。諸君盍勿以人類相恤之眼光。秉人類共有之理性。撤去一切成見。而對於罷市所由起之慘劇。下一公平判斷乎。諸君且勿以萬國居民爲一團。吾華人別爲一團。而考量諸君且平列許多民族。而以吾華人爲其中一員。而考量。用世界人類共通之理性。設身處地。考察其中一員所受之屈抑與痛苦。因而下判斷。講救濟。則傷痕平。缺憾消。悲憤息。罷市之狀態。不止而自止。上海之秩序。不安而自安。諸君所求。非如此乎。吾華

人所求。亦不能過於此。吾信人類不滅。理性不滅。則吾言必有可採之價值。不然。吾他無所言。吾將不獨爲吾本國痛。吾尤爲世界公理公道痛。

▲民國日報 五月三十一日民國日報社評題爲「慘劇訴諸公理」其文云。昨天的南京路中。漬了幾堆血。這是學生的血。是學生因演講——援助日紗廠工人。反對印刷附律等而流的血。儘昨大一晚。本報所得消息。參差不一。最後知道流血而死的。已有四人。傷的被捕的。尙在調查中。不知其數。他們爲甚麼流血。因爲他們在公共租界演說。巡捕干涉他們。他們不肯散。因此便被捕了。傷了。甚至至於死於鎗彈之下了。租界上除在捕盜時施放實彈槍以外。對於手無寸鐵的學生——死傷的。還不止學生。開放排槍。殺傷多人。血漬滿地。却是第一次。人是有感情理性的動物。誰能說中國人獨沒有感情理性。這種空前的慘劇。無論結果如何。將永遠爲中國人所不忘。然而這斷不是「忘」與「不忘」的事。是應該向公理要求得一個判決的事。誰曲誰直。現在都未可必。正因未可必。須大家訴諸公理。

槍彈有時是代表公理的。有時是毀滅公理的。要斷定槍彈的是非。須先考查他的動因。無論何人。總不敢說。槍彈就是公理。所以這一次的慘劇。除訴諸公理以外。沒有他途。

在此訴諸公理的時期中。我希望任何方面。認明公理是最後裁判者。申訴。辯論。以及要求人類的同情。無一不可。只是莫因爲取攜便利。再用殺人有餘。講理不夠的槍彈。又六月二日社評題爲「罷市後將如何」其文云。學生因援助工人而被捕。因一部份學生被捕而全部學生出發演講。因全部學生演講而巡捕房向羣衆開槍殺人。因巡捕房開槍殺中國人。激起公憤。以有昨日公共租界的全體罷市……這是此次風潮的過

程。在這一個過程中。學生的行爲。假使在倫敦發現。而援助工人。或集隊演講的。是英國的學生。又假使工人的行爲。在東京發現。而要求上工。的是日本的工人。他們都因爲有人權的保障。斷不受何種干涉。現在上海的學生是中國的學生。內外紗廠的工人。是中國的工人。這都不幸死傷於槍枝之下。生命的損失是中國人。道德上法律上的責任者。自然是開槍的。

今天已是罷市的第二天。檢查過去的華人飲彈而死的傷的人數表。又高了好幾度。南京路上的快鎗利砲。依舊陳列着。全市民的驚惶不安。一天天增高。好言維持治安的捕房。負了重大責任在肩。難道便自信能以武裝了此一局嗎。我們以爲這樣。非但不能尋得本案的結束。並且將有不幸的發展。因爲連日增加的華人死傷報告。在羣衆中比一切宣傳爲有力。租界華人——或者不只是華人。眼看見東一血泊。西一血漬。再一考查其內容。天日在上。良心在中。總沒有不惻然爲慟然欲起的吧。似這種尖銳的感動。其實比演講發傳單等的力量。不止十倍。租界當局一方禁止演講發傳單的宣傳。甚至加以極刑。一方竟自造出十倍有力的宣傳品來。丟開公理人道。但論應付事變的處分。也太離奇。

上海全體市民。斷不願再見有更其擴大的風潮。尤其希望此風潮漸平息。所以當前的問題。就是「如何而可平市民之憤。」解鈴繫鈴。責在捕房。若能停止蔑視華人生命的行爲。再在全市民呼聲之下。另有一個開明的表示。風潮才有漸息的希望。

▲時事新報 五月三十一日時事新報社評題爲「治安與人道」其文云。我人於此上海公共租界慘殺案之真相尙未十分判明之時。對於此案之本身。未便遽加何種評論。惟事態之重大如斯。報紙以天職

所在。既有不能已於言者。

據交涉員與本報記者之談話。知巡捕房方面以爲此次巡捕之開槍。實以保全治安爲動機。我人以此爲治安之應保全。不但巡捕房負其責任。即居民之一切舉動。與論界之一切言論。無不應以尊重治安爲重要條件。記者茲所欲言。亦請以治安問題爲出發點。

治安之意義至爲廣泛。大之如聚衆滋事。小之如汽車疾馳。皆可指爲有碍治安。故同爲維持治安者。所嚴禁但禁止之法。實有審擇必要。否則或將不能達禁止之目的。或將適得維持治安之反。如巡捕高揚警棍。含有禁止之意義。然於聚衆滋事之流氓無賴。未必有效。又如見汽車疾馳。而轟以大炮。則汽車雖不免粉碎。然居民之因此而震駭恐懼。與夫炮火之殃及無辜。其爲害必有甚於汽車疾馳者。記者設此二例。非欲引以與此。次慘報案相比擬。僅以說明治安雖可寶貴。而維持之術。仍不容不加審擇。易辭言之。在維持治安之名義之下。並非可以不擇手段。對付學生。應與對付強盜無賴流氓異其手段。對付演講。應與對付聚衆滋事者異其手段。若昨日南京路上巡捕之行爲。固審擇之結果乎。

欲評論昨日巡捕之行爲。非先明白昨日肇事前之形勢不可。而各方面所報告肇事前之形勢。頗有出入。未可即爲論斷是非之根據。但就死傷數十人之一端而論。則我人又不能不於治安問題之外。想到人道問題。假定學生確是想奪巡捕之鎗。假定學生確是口呼「殺外國人」。但亦手空拳。如何奪得到。殺得着。學生是烏合的。巡捕是訓練的。學生是青年。士子。巡捕則壯年強幹。則謂巡捕而以腕力不足制止學生。必開槍而後可。此點豈非大可尋味。

開槍之後。學生漸退。可知學生並無決死之心。若謂昨日形勢。惟死足以畏之。則一槍即可殛一人。驚羣。顧乃死傷者多至數十。即謂學生有罪。罪不至死。即謂罪至於死。然南京路上終日行人不絕。巡捕亦曾想到行人無辜乎。今則工人商人死傷者亦多數焉。故我人以此事雖不深求。

是非。人道。上終不能不認爲絕大憾事。

本案今後如何開展。尙難逆觀。竊以爲有權者。總應從治安與人道兩點上。平心求一公平之解決方法。又六月一日社評題爲「治安與無辜」其文云。南京路之大慘劇。頗足使一般人神經上受一種劇烈之刺激。余亦爲此刺激所激動之一人。顧余之所感不在學生之死傷。而在行人之被累。

吾細檢各報所載傷者之調查。覺其中店夥廚司成衣等居多數。如同昌車行店夥。福興齋點心店店夥。其昌棧廚司。天利洋行店夥。此等人謂其散發傳單。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必無其事也。謂其欲闖入捕房。圍毆捕頭。思奪槍械。必無其事也。故此等人似可謂爲純粹之無辜。今純粹無辜者。竟公然受傷矣。不知以維持治安爲面目者。對此其心中感想究何如耶。此一役也。無辜之被累。若許其多者。其原因似有二。一曰中國人有「看熱鬧」之天性。有時但知羣趨以看熱鬧。而竟忘自身之已臨險地。二曰南京路本爲交通衝要。行人特多。由前之說。被累者亦稍失檢點。由後之說。則於行人衆多之通衢。開放排槍。實不能不負責任。

總之治安者。人人皆欲維持之。不願見其破壞。對於破壞秩序與擾亂治安者。處以相當之制止。亦爲人所公認。惟其人行事原無危及治安。是其人方在治安中。例如行路與着熱鬧。絕無擾亂秩序之虞。今不幸竟使方在治安者。不能保其身命之安全。則顯然非其人破壞公共之治安。乃另有人破壞其人之安全。破壞其人之安全。即破壞公共之治安。以比喻言之。若有人焉。公然在通衢放槍擊人。無論其爲指定一人。抑爲向人叢中亂放。苟有司捕獲其人。必治以危害治安之罪。何也。以其時凡行經該處之人。警察皆有保護其性命之責任故也。不然。隨時皆有身命不保之虞。則創立警政之根本目的。消失矣。故今次慘劇。最足令人生一種異樣感觸者。學生之死傷猶其次。而於維持治安之名義下。無辜之被累者。竟如許之多。則大可慨也矣。



日本政黨之底面

記者

立憲政治之國家。不能無政黨。日本維新以來。政黨幾經變遷。近年原有政黨之腐敗。頗爲世論所攻擊。普選案實行以後。政黨形勢將有新變化發生。此編爲日本東京某報所載。於日本政黨之底面。揭露甚詳。不特可以觀察日本政治社會之內幕。並可爲中國政治活動之鑑戒。因特節譯。以諗國人。

▲既成政黨之協同 政黨者流雖宣稱普選即告實行。亦不至立令政黨分野與議員素質。遂見重大變化。然而陡增四倍之新選舉權者將如何而可以羅致。又如何而可引政局於自黨有利之途。與夫如何而可以有益於自己之政治的生命。關於此等問題。彼曹似均有躊躇爲難之象。甚至標榜穩健著實之政友本黨猶以勞働立法之社會政策爲言。事勢所迫。由此可見。且即近來政界波瀾曲起之政友革新中正三派合併。雖其目的在於攫取政權。自無待言。顧其發表之宣言書則固軒冕。「然而政治之基礎在議會。議會之基礎在政黨。政黨之基礎在民衆。」觀其言一若與民衆相商而後決行合併者。據彼等計畫合併者一方言之。意在更新局面而樹立新黨。觀其不得不言更樹新黨則知政黨刷新之機運。固明明無可否認矣。然則如何而不能不刷新政黨。又當造如何之新黨。則解決此等問題之前。宜了解既成政黨之本體。在內地之人。雖多以憲政會自豪。或以政友會自炫。而政黨之常態與其情僞則知者實不爲多。

由此已足證明既成政黨爲非民衆的組織。今特就政黨之表裏爲之盡情記述。以爲政黨刷新之一助。

提倡打破既成政黨而由出於政黨者自身之口。實由革新俱樂部之設立。當時意氣軒昂。一若即將打破政友會憲政會也者。有某氏曾云「無論如何。集合陳朽之材料。無可以建造良好房屋之理。」其言可謂透澈。顧至三年後之今日。革新俱樂部已經摧毀。而隱伏於政友會之宇下。自

日本政黨之三要素



從左至右
並坐者爲
憲政會總
裁加藤高
明前政友
會總裁高
橋是清前
革新俱樂
部領袖犬
養毅

某氏一流之說明言之。此爲新政友會之新黨樹立。實則不過改造而已。夫普選如經實施。則政黨自然應加改築。或完全新造。其舊料之不適宜於新時代建築者。因有被摧爲薪之虞。故宜及今加工。用力改作。所謂新黨樹立。改造政友會云者。質言之。整舊出新。陳料新裝。與惡房主同一心理狀態耳。

於此有可哀憐者。犬養毅之一陳料是也。迄今以前。房屋雖小。究爲樑棟（譯者按指犬養爲國民黨及革新俱樂部領袖）今則政友會爲堂堂洋式之大宅。犬養與高橋是清（前政友會總裁）被人用爲門柱。以當風雨。門以內則爲脫去軍服改易業務之主人公所據。（譯者按指政友會新總裁陸軍大將田中義一）此種因合併他派整新外容之政友會果能悉如豫期擴張黨勢乎。

▲有黨首後有黨員。據教科書所載。政黨云者。主義主張相同者之政治團體也。是以政黨成立之程序必有主義主張相同者數人相集合。內中推舉一人爲之黨魁。今其實際則恰相反對。有某某偉大人物。自居領袖。聲言組黨。則黨員翕然而集。是卽有黨魁而後有黨員。照教科書所載之程序而成立政黨。直可謂爲未之有見。且依照現狀。如欲照教科書而組政黨。終不能大成。卽彼革新俱樂部。以犬養爲中心。隨犬養而步趨者。在現狀之下。一方面擁戴有變理國政的才幹與聲望之首相級的人物爲黨首。一方面又以具有能可維持大廈之豐富的實力爲必要。至如政策則並不甚置重。蓋政黨存立之第一要件。固在獲得政權也。惟普選實施。則其勢不能如此簡單。欲得國民之同情。必須揭出善美之政綱政策。出以式合道理之言動。不過今值過渡時期。固不能蹂躪純理以行事。亦不能漠視實際而爲政。於是政友會乃於號爲更新局面樹立新黨之間。

迎進一無淵源之軍人領袖。行動矛盾。勢有必然。在該會以自爲理論事實。雙方顧到。既可誘引歡喜純理之青年。又可表示政權行將到手。炫惑黨員。杜絕內地黨員之離反。然而政友會果能由田中總裁善爲統治乎。在高橋總裁時代。齟齬不絕。固由氏之手腕力量。不足以領袖羣英。實則黨內有資格較氏尤老者。對氏以同事相待。故總裁之威令不行。實爲其最大原因。據池野田卯太郎。岡崎邦輔。山本達雄等（皆政友會幹部）嘗呼「喂……高橋君」未嘗以總裁目之。若夫田中總裁則擁有陸軍大

日本
政友
會之
新總
十田
中義
一大
將



將頭銜而來。黨員等當以「總裁總裁」之稱。表示敬意。如武

藤金吉氏會云「吾等以數十年之政黨生活。演說不計其次。然總裁視吾輩乃大佳也」其爲諛辭。可謂甚矣。以此觀察。田中總裁統率下之政友會或可相安乎。卽彼憲政會之加藤總裁。由黨員尊以總裁之稱。決不敢呼爲加藤君而黨內之事。因彼一言而定者。亦經過相當年月努力之經過。蓋實在以「加藤君」相呼之尾崎行雄氏被逐以後也。本來政黨爲實行團體。必須克保統制。成有條不紊之規律。惟因是之故。不得不使人奉黨魁若神明。使克實行其威令。關於此點。政友本黨之床次總裁（氏

之資望較淺)不當更加努力耶。

▲政黨經濟與分系 多年清操自守之犬養毅氏。於此次政友革新中正三派合併之際。誠實地宣稱「無金錢則不能辦政黨」傳為政界之一悲話。事實上亦確係如此。即以革新俱樂部之貧苦。經常費亦年需二三萬圓。以第一黨自誇之憲政會。虛聲自炫之政友會等。則無論如何每年似需四五十萬圓。然則政黨之財政狀態如何。此為絕對秘密。下許外人窺知。任何團體。無不有會計報告。惟獨政黨。從未嘗有明示會計之內容者。其明白可見之收入。僅由議員每人年徵百圓而已。如憲政會所屬議員之數有百六十名。則為一萬六千圓。政友會有一萬三千九百圓。政友本黨計有一萬一千二百圓。單純賴此正規收入。斷無可以應付彼等大規模支出之理。據憲政會某幹部。公言。正規收入不過勉強敷本部之設備維持費與通信費耳。此外事務員數名之薪水。年中勢所必行之地方遊

政友會分裂之後領袖



政友會總裁
高橋是清



政友本黨總裁
床次竹二郎

說所需旅費。均在在需用。且臨時費中。開大會招待出席黨員。亦動需之四千圓。似此約略計算。即可知政黨之正規收入。實不足抵其支出十幾分之一也。

然則正規以外之收入。從何無來。憲政會大部分由總裁負擔。有時幹部諸人亦為設法。往者在野之時。猶曾以濱江氏蓋印之名片。通融三千圓。為一時所傳述。政友會則盛傳高橋總裁亦頗以出款為苦。如果幹部合手則經濟決無問題。上次議會中。院外運動之際。政友會方面曾稱。憲政會諸人缺乏金錢。終不濟事。其辭蓋以多金自詡。政友本黨雖有中橋氏為之金穴。近來似不甚贊助。山本達雄氏在床次就任總裁時。曾有一金錢之事。儘請放心。之語。然今籌款一節。固僅床次總裁一人碌碌於斯也。按政黨最需用金錢之時。為總選舉。選舉雖非每年所有。然各黨於此苦心慘淡。甚至出以心所不願之手段。以醱集選舉戰費。則為天下公然之秘密。要之。如果對於候補者一名。平均公認五千圓之選舉費。則二百五十名。即合百二十五萬圓。更加以應援演說者之旅費。通信費等。則三百萬圓。固非過分。清浦內閣至於演出徵發南滿鐵路機密費之醜。蓋非無因。據有人計算。憲政會為獲取政權。投資之數。超過一千萬圓。其內容則三次選舉費用九百萬圓。在野八年之黨費二百四十萬元。似此者所消費者。蓋正逾千萬。以現在政黨需款之鉅。其籌措也。又胥賴黨魁幹部之努力。為永久維持其耗費甚大之政黨計。勢必須求所以收回投資之道。由是而致政治之資本主義化。更延及政治之腐敗。能否如一部人士所說。因普選而得多少防止宿弊。固未可知。依政黨幹部之觀察。則普選之後。需金更多也。

凡同一政黨之內。有某某系之派別。當選議員者。或於地盤。或於金錢。大

抵承幹部之助力。或具全出幹部之提挈。有此原因。自然在黨內生出系統。易辭言之。領袖由徒黨之關係。成立於不知不識之間。立於其上之黨魁。成爲大而無當之頭腦。舊政友會之內爭。實由小領袖輩爭權奪勢。遂致易裂。在現存政黨中。政友會內。系統之色彩。最爲濃厚。有力之幹部。莫不各有相當之徒黨。且有堅固之結合。此爲政友會幹部對黨內制勝之點。該黨最高方針之決定。實以幹部爲中心。高橋總裁也者。不過執行幹部之意旨。即令偶然披露反對幹部之意。亦輒爲幹部所抑制。不得不打銷成見。田中總裁似未必如是。然一旦緊急之時。能否裁抑幹部。亦正未易言。反之憲政會則黨內派系之關係極爲薄弱。不過幹部與所屬議員之間。有親疎之差而止。蓋該會係由總裁個人負擔經濟。幹部個人的代籌選舉費之風習。頗爲薄弱。僅有安達氏於選舉之際。曾就地盤關係有所幫忙。因有號爲安達系之議員者。實則決非可以共緩急利害也。

▲政黨幹部之內容 日本政黨職員名稱。各派大同小異。大致分總務幹事長。幹事之階級。此外置顧問。相談後(諮議)更有政務調查會長。黨務委員長爲傍系之職員。此等職員照黨章定爲選舉制。實際大概用總裁指名之形式任命之。惟仍尊重黨之急嚮。是以與望甚佳者得與幹部

碩果
僅存
之日
本元
老西
園寺
公望



之選。即彼以獨裁政治辦黨之加藤總裁。亦必徵求黨內最重要人物之意見而後決定。然而伺候於總裁之邸宅。施行直接運動者。亦未嘗無人。

已故
前政
友會
總裁
原敬



幹事。即發急電於選舉區之同志。且命自己勢力下之地方新聞。揭載肖像。以自炫耀。

政黨職員之中心爲總務。其數由五人以至七人。任期一年。每年大會更迭。處理重要黨務。其與黨外接觸。亦以總務爲多。惟各派實際上任事之總務。概祇二三人。其餘不過掛名。所以然者。爲賦與大臣資格之故。蓋各派總務。大抵均係具有入閣資格之人。甚至如去年總選舉前。憲政會中以豪富著名之橋本喜造。因捐款之功。舉爲總務。且竟因是增加總務一名焉。從前總務人數甚少。且均以黨中第一流人物充任。可當大臣資格之稱呼。而無愧。近來人物有低下之趨向。然一到內地。則非常重視。演說會上。不特現任總務。須大書特書。凡一度曾任院內外總務者。無不署出總務之頭銜。至於顧問。其地位高於總務。係由總裁向本黨推荐。專以優禮黨中元老。實則無事可爲也。立於總務之下者爲幹事長。猶公司之總經理。黨中事無大小。一概干與。凡今日在黨內有力之幹部。殆無不一度曾任斯職者。蓋此缺不啻政黨政治家之龍門也。惟職務雖極有體面。而責任則異常重大。尤以籌款爲最難最大之職務。如籌款不應手。則羣以無能相責。是以非擁有資財。卓具手腕者。不能勝任愉快。政友會之幹事

此則不免同僚之退
有後言也。此輩渴望
充當幹部之黨員。不
盡由於稚氣的名譽
慾。亦緣幹部在選舉
上占有利地位之故。
如一經指定爲院內

長趨重政。久任憲政會之幹事長則每年易人。且憲政會選任職員。不甚注意地方關係。雖標榜人材主義。實則久慣任事者不盡能長任職員。政友會則採地方團體主義。以地方團體之數爲比例。選出職員。即不在中央政界活動者亦能選充幹部。一方面又能使適當之才久於要任。是則政友會之所長也。

政黨之活動。究在議會開會與選舉之時。平素則舉行政務調查與地方游說兩事。一爲議會之準備。一爲選舉之預籌。是以議員全體均爲政務

調查會員。或黨務委員。政務調查會各派均定爲每週例會一次。在總會開會。其他隨時開特別委員會或公部會。搜羅種種資料。決議種種問題。惟此等會合。不過諮詢機關。並非決定機關。調查會作成之議案。不必便爲本黨之主張。往往黨因部之裁斷。致成非常之懸絕。至黨務委員會則爲協議擴張黨勢之機關。由黨員互相報告地方之狀況。謀所以誘致黨員。推翻反對黨地盤之計。地方游說亦基之以行。出外地方游說之方略。則依幹部之訓令而取輕重緩急之策云。

南北兩半球旋風水渦之趨向

據科學家言。北半球之旋風與南半球之旋風。其旋轉方面適相反背。前者向右。後者相左。此與地球之自轉具有相連之關係。最近紐約時報某著作家言。謂不特旋風之方向如是。即水之漩渦。與林木之朽枝。其趨向亦莫不皆然。此主張發表後。聞者議論紛起。以爲水之漩渦。當視左右水勢之狀況而定。不能遽謂北半球皆向右旋。南半球皆向左旋。最後由安特生博士爲之論定。謂風水等物之旋轉。確以北半球右旋。南半球左旋爲原則。惟有偶然因環境之左右。變易其方向者。譬如在安定之水池中。水因池底忽生空洞。致水生漩渦者。其轉旋方向。在北半球必仍向右。而南半球則反之。推此定例。若在北緯四十度處演習擊靶。在風定時。瞄準亦應稍偏向右。始可中的云。



雜話

天生

(一)

在香港出版之英文日報。載一文論德國新近當選之興登堡。與中國當年之袁世凱相似。初視似比擬不倫。細加玩味。頗有是處。因袁世凱以清室大臣。一旦躍而為革命志士。鐵血叛成之民國之總統。且居於共和元勛之孫文之前。其事之離奇神祕。在外人眼光中。正無異於今日我國人之視興登堡。以威廉第二之武士。置身於社會主義者。馬克斯名次之前。而為共和國之統領也。且其動機亦多有類似之點。如袁世凱之所以能當選第一任大總統。實因袁氏雄才大略。當時復手握重兵。收拾時局。舍彼莫屬。故各方咸希望袁氏出為強有力之中心。以整頓國是。今日興登堡之被選。亦因戰後德國。民疲財盡。亟盼有一堅強手腕之人物。出而旋轉乾坤。興登堡以將才聞於世。德人今日但願興登堡之治國。有如其治軍。但能使德國轉危為安。轉弱為強。則雖驅全國之人。而聽其指揮驅策。亦所甘願。故興氏之當選。非因其為主義家。而因其為實行家。非取其有玄妙之理想。而取其有幹練之手腕。蓋德國今日非侈說主義之日。而為實事求是之時。其所需要者。非清辨滔滔之雄辯家。而為勇毅木訥之治軍家。故與其謂因興氏為政治家而當選。無甯謂因興氏為良將才而

當選也。此與我國當年第一任大總統。不取孫文而取袁世凱之情勢。正復相同矣。

然袁世凱不數年。而終於帝制自為。今日德國自興氏當選。復辟之謠。亦時有所聞。吾人於此。則頗信興氏之必不出此。非因興氏之道德。必高於袁氏。或袁氏之智慧。必不及興氏。實因德國人民之程度。高出於中國人民之故。蓋國民程度優越。則縱有梟雄之主。亦必斂才就範。而不敢欺世妄為。國民程度卑下。則雖平凡之夫。亦必妄冀非分。竊之而趨。袁世凱之稱帝。袁氏自誤者半。國民誤之者亦半。使興氏而處袁氏之地位。結果或亦與袁氏相等。使袁氏而處今日興氏之地位。則吾人亦敢保證其必不萌復辟之想。所謂易地則皆然也。

(二)

自來學者服官。未有不焦頭爛額以去者。昔梁啟超負學者盛譽。一任司法財政而聲華陡落。今則埋頭著述。不問政治。冀在中國學術中佔一位置。不可謂非梁氏積多年經驗而得之覺悟。梁氏將來而得成大師碩學者。以此。梁氏今日猶得保持其現在之地位者。亦以此。夫之為王亮疇。以法學家而攬總揆。卒扼於吳大頭。而狼狽下台。近如胡適之。『試他一

試『幾乎把半半精力所積之薄譽。完全試掉。胡氏幸能懸崖勒馬。及早回頭。尙留有再度嘗試機會。最近則爲章行嚴。襁被出京。趙趙津門。進退無據。失態實甚。茲數人者。皆有研學之天才。苟使專精一業。則其對於學術界之貢獻。必遠勝於其一二度入閣之成績。言念及此。不能不歎中國人才之不經濟。然此種現象。亦有兩種原因。一由救中國人才太少。在一方面稍能顯露頭角之士。他方面亦必認爲萬能。爭相延攬。強其所不能。必至於踴躍而後已。原來學術天才。與政治天才。各有領域。長於彼者。未必即優於此。歐美各國。積數百年教育之功力。實業界有實業界之人才。學術界有學術界之人才。政治界有政治界之人才。各守本分。不相侵涉。且欲以學者而侵入其他各界。匪特事實所不許。抑亦爲智能所限制。故能專於一業。終身以之。各盡所能。各展所長。中國則因人才缺乏之故。有以一身而實業界欲利用其招牌。教育界欲請其爲校長。政治界亦必欲多方維繫之。而茲人者。亦自以萬能自居。事事欲過問。而精力紛疲。事事莫能有就。即以梁任公一人而言。早年論政。無論財政、法律、政治、學術。無一不說。而無一能精。今日視之。不特梁氏自當汗背。吾人亦將棄諸覆醢。然而留日國人莫不目梁氏爲萬能。而梁氏亦自視若萬能者。因當日能說財政、法律、政治、學術各科之人才太少也。無論何種事業。平流方能共進。苟使一般程度低下。則雖以梁氏之才。猶不能有邁往獨到之境矣。梁王胡章諸人均能在學術界卓然樹立者。而均未必兼具政治天才。祇宜以學者名世。乃社會與環境。必欲掖之入政界。他在政治台上。既遭失敗。學術界中。復失台柱。此則不能不歸咎於國家人才太少之故矣。二由於社會能力不足。贍養學者之故。我國各業凋弊。惟政治特獨發達。故各業不能贍養才智之士。使之仰事俯畜而有餘。而政界之養奉。較之一般

事業之資給爲優越。(雖然現在欠薪又當別論)此爲今日中國優秀之士羣趨政界之普遍原因。則以梁王胡章傑出之才。其不能安貧食素。以老敎授終其身。蓋甚顯然。由此二因。青年志士。始未嘗不欲以一學一藝名其身。繼不免混入政界。小試其技。以至於相習墮落。忘其本來面目者。何啻恆河沙數。梁王胡章諸人。特其著焉者耳。然今日梁則埋頭著述。王則翛然遠引。胡則迷途知返。均不失爲先覺之士。獨章則尙趙趙津門。進退未定。憶章昔當民國八九年間。廣州總裁政府失敗後。曾宣言出洋。專志學術。乃不料前年回國以後。復墮魔障。而今津門滋味。未知較之昔年滬濱爲何如。數人之中。當以章之志行。爲最薄弱矣。

梁任公昔當服官失敗之後。曾爲文歷論學者服官所以失敗之由。余則以爲學者而服官。卽爲其根本失敗之由。更無其他理由可言也。

(三)

天下事。言易行難。抑豈知行固難。言亦不易。不至實行之時。固不知實行之難。然不至實行之時。亦不知言之不易也。嘗見章行嚴氏。服官以來。委蛇退食。與昔日執筆論政之時。迥不相同。每抽申寅舊稿。一加翻閱。輒發現昔日章氏之言。與今日章氏之行。多相鑿枘。如論袁世凱時之約法會議。與美國費城會議之異同。其言曰。

『費拉德費亞之議員。出於各州之州議會。而約法會議之議員。則爲大總統所特派。及各省都督所薦舉。其異一也。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不曰代表。而曰委員。代表者有完全表決之權。委員者終當以其所表決者。還質於人民。俟其批准。故費拉德費亞所草憲法。當付之各州人民。使之投票。而約法會之所議決。與人民無關。其異二也。費拉德費亞會議。乃一獨立團體。不受外界干涉。華盛頓雖爲會長。而在會中。不過爲一分子。非有特

別行政之力以影響之。而約法會議。已身失其機能。事事須請命於大總統。其異三也。費拉德費亞議員。乃代表各州利益而來。皆自覺其責任。一絲不肯放過。而約法會議議員。殆無一人有責任心。以是前者討論最嚴。而後者不見討論。一有提議。率舉場一致以通過之。』

章氏以上所言。雖論當日之狀態。何其與今日及今後之情形。若合符節。使章氏而今日身非閣員。猶為一執筆之新聞記者。吾人惟有欽佩章氏所言之價值。至今日而不渝。寧復有他詞。惜乎章氏而身為閣員。則章氏昔日之所指摘者。不幸至今日而適為應負責任之一人也。章氏苟因力爭今日憲法起草委員會。由各省督長派遣委員之不當。竟至因是而去職。亦書生之本色。而政治家應有之常度也。乃不聞章氏一言異議。或且從而希意承旨。附會其說。則章氏在政治上之地位。已可得知。又豈待今日之狼狽出京哉。至於彼素好利用督軍團之政客。今日領袖督長之代表。以起草其所謂憲法。則又在無可詫怪之列矣。

雖然。吾人所論章氏者。誠是矣。抑或章氏自有其苦衷。非至章氏地位者。未易了解。則吾人今日之論章氏。或適同於章氏昔日之論憲法會議。誠未敢言矣。



金城銀行

總分行 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
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總額 壹千萬
收足 陸百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叁拾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有限公司而負無限責任之儲蓄機關

本公司銀行部辦理各種儲蓄存款。利益優厚。手續簡捷。且復遵照儲蓄銀行則例。由本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對儲戶負無限責任。並備有各種極精巧美麗之儲蓄盒。備存戶借用。不取租費。儲款章程。函索即奉。

通易信託公司

本公司地址
總公司 上海北京路一二七一號
分公司 北京西交民巷七十七號



非洲之賣買婚姻

英人 Robert Foran 原著
隱之 譯

余於前數年服務於南非殖民地政府。在此數年中。以獨身故時。充中非土人談笑之資料。非俗多妻。凡男子成長尙未有妻者。衆皆矚目。爭欲以女先歸之。余亦猶是。中非諸酋。屢欲以其戚族中之女妻予。而余不欲。衆乃目余爲怪。有時余告以白人僅一妻。有妻不能重婚。否則將受長期禁錮。渠等聞之。輒狂笑。蓋亦引以爲怪也。某日余巡遊一地。其地土酋忽偕一少女來帳中。謂係其女。鄭重向余言曰。君人也。且富而尊。願猶無妻。凡人莫不應有妻。若其財力得富有牛馬多數者。尤應多娶。今余欲以余女售君。彼亦願有如君之夫。余聞其語。兩頰盡赤。不能遽答。轉顧余僕。彼乃似極注意此事。彼酋女則睨余而笑。酋繼復言曰。余以女妻君。僅願得牛三頭。余女爲族中最美者。且能治家。若他人求婚。余當倍索其酬。敬茲以君故。祇求其半。余聞之。益訝世事之誕。竟有至如是者。余僕西夫平莫哈默德。爲余服役已六年。略余不語。忽進而詢曰。主人其不欲此女耶。若然。僕欲得之。然僕貧。乞假以金俾償其值。僕意此女殊佳也。余方躊躇不能答。得西夫一言解圍。心意頗慰。第以西夫已娶故。不期微語曰。汝非已娶三妻耶。曰。然。第余爲回教徒。依教例。得娶正妻四人。願主貸余以值。余乃應其請。西夫遂娶女爲第四妻。酋與女皆欣悅。然酋終以余未娶爲憾。其後仍時引他女來詢余。今余離菲返國。彼意恐猶未釋也。

蓋美白人之中。今離婚之風甚張。余茲述非洲土人關於此點之習俗。且

並及其婚制。余於服務非洲期中。足跡徧及政府所屬諸地。且曾遊歷比屬剛果與烏根旦兩地。所遇非洲土人。計有南蹄 Nandi 馬賽 Masai 及吉古俞 Gikuyu 各族。攷其風俗。離婚一事。咸視爲平淡無奇。既無離婚之訴訟。亦未視爲有道德上之關懷。夫之待遇如何。在離婚訴中。乃吾人認爲最關重要者。然在非人。則不之問。惟被離婚人若係不能生育者。則男子前娶彼之代價。須返回之。此則爲離婚中惟一之問題耳。南蹄族民風俗。若婦人不能生育。而性情不善。則男子可離異之。惟苟非有他人願娶爲婦。不得索回原娶時之禮金。婦人若已生育。則夫婦可分居而不可離異。分居之後。長子應留父所。次子隨母居舅家。其離婚手續。余嘗一度見之。男子取沙囊一。割之爲二。且劈且言曰。汝以後若再來有求於余。余當裂汝。有如此囊。言畢。離婚手續即完。固不若吾白人之須有律師法官。經許久之辯論而後可離異也。

吉古俞土人風俗。男子離異其婦。其手續僅因婦人是否生育而異。凡婦人業已生育。或已懷妊者。離婚時無論如何。不得索還原娶時之代價。若婦人有惡習。其夫僅鞭撻之。即或命其外出。但以視婦價值較貴。常不實行離異。縱或有之。而余則未之見也。余於此族人民。曾親斷一要求離婚案。其事頗趣。有土人某。習聞白人離婚之法。及其在非之權威。乃欲藉勢以博回其損失。引其妻至法廷。訴其惡行。請求離異。余察其辭。知屬虛構。

且值得其婦已有子。二在例不得求償。顧彼則請向其岳追回原聘之羊。並及其歷年來之繁息。婦尚有女。彼請留之。探其用意。乃在得其遺嫁時之身價。余不爲然。駁斥原訴。彼乃惘然而去。

馬賽之族。無離婚習俗。但有所謂另求庇護之辦法。若婦人爲夫所撻擊。可外出覓人充其保護。雖男子具有夫權。然若有人爲其婦之保護。其待遇婦人常不敢過肆。余曾見一男醉撻其婦。婦求庇於其夫同年之男子。（凡同受截割勢皮禮者。謂之同年。其有類似美國大學同時畢業學生之交誼。）此男子諾之。送之還家。其夫果不敢再撻之。蓋恐將受保護者之咒詛故也。第婦人出此種辦法者。事實上亦絕不多見。此外婦人若犯有重大過失。知必受其夫之鞭扑。更可返其母家。乞牛一頭。向其夫贖罪。此爲事所常有。而絕對離婚則無之。

統觀非洲土人習俗及其思想。大致其社會所謂善惡。絕不能憑吾人之成見以爲判斷。蓋其人智識幼稚。其道德觀念與行爲。要不能與吾人相同。其婦人絕無法律上之地位。男子可任意待遇。美及愛之兩事。在事實上與婚姻亦無干也。

非人見解。生女重於生男。致其原因。一則由於女子在家庭中。較能操作。二則由於將來嫁時。復可得牛羊等物之代價。東非中非。情形均如此也。幼時日由其母負於背。母出操作。兒亦暴於烈日中。長者之於孩提。無情。感愛惜可言。稍長。則當任撫育弟妹之責。並學習肩運重物。緣此乃婦人最重要之職務。故在童年。即應練習。余嘗見有十歲以下之女子。負重三十磅。於五小時以內行十五英里之遙。其膂力之強。可想而知。男子之力。常遜於女子。往往女子能負之物。而爲男子力所不勝。家庭汲水之役。亦由女子及兒童任之。凡女子尚未及年。（所謂及年之年齡。各族不盡相

同。約在十歲至十五歲之間。）不以族內之分子待遇。

非人訂婚儀式。各族互異。但有一點。則彼此相同。即選擇夫婚。由女子自任之。非父母或族長所得干預。固其在未成年時。各事當聽尊長主張。但於成年後之婚事。苟非自願。父母不得代爲擇配。馬賽土人之訂婚。當女子年幼時。凡男子欲與之論婚。當先獻烟草若干於其父。作爲儘先論婚之定禮。迨女子年屆婚期。須再獻烟草蜂蜜。以堅舊約。此後待其女行割裂下陰俗禮時。男子當再赴其家。以金錢贈諸其父。凡女子未經割裂外陰者。男子不得娶以爲婦。此慘酷之手術。由本族年長婦人行之。男子於女傷勢痊可。然後方可正式請求許婚。此時應偕本人之姊妹一人同往。另贈蜂蜜一罐於女父。常例男子並攜兩牛一牝犢隨行。若女許婚。則以一牛爲翁之贊敬。餘充婚資。此後迎娶時。當更備羊三頭。牝二牝一。以牝者獻於女母。牝者則宰之。女父亦當宰羊兩頭。合宴賓客。若男子已付婚資。而女子臨時不願爲婚者。當遵其意解約。惟女父歷次所得之禮敬。均應償還。男女締婚。西人用約指。而非人則用項圈。圈以迴曲之銅絲與細鐵鍊合成之。女子若與人有密約。則以線貫香草之子。分懸於前額及兩

非洲土人之婦女



頰。男子
睹此認
記即不
得再加
干涉。若
女子未
嫁而孕。
父母亦

之。作嫌惡之思想。並非起於道德觀念。蓋以其女蓋欲得偶。固不必自遠處求之。而損父母之收入。近處男子。比比皆是。儘可取其報酬而嫁之也。男子於所姦之女。仍當娶以爲妻。並收回其私生之子。否則當納羊十一頭以贖愆尤。彼此即斷絕關係。在如此情形之下。女子與其所生兒仍留父母之所。有數種土人。且有婚娶有孕婦之俗。希冀誕女。以增其將來之財源。如女未嫁而已舉兩兒者。則其父母於女之男子。祇可索羊五頭以償。不得復索十頭矣。

南蹄蠻族之習俗。若女未嫁而孕。男子至兒誕生時。當宰牛一頭謝罪。牛頭可持以歸。牛體以歸女父。在兒未生前及生後未致死之前。親故皆屏勿與語。此後終身且賤視之。女若因產而亡。其父不得更向男子索償。此族待遇未嫁女子稍嚴。故近年以來。女子未嫁而孕者。往往即自逃匿。

非洲各種民族男女之爲婚。除缺乏愛情而外。其初交結情狀。與白人約略相似。各吉古俞族。其男子初輒對於女子。炫其父母之富。以動其意。繼乃贊美此女。以博其歡。然後始徵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以更詢諸女。女認可以後。始得受男子之娶價。此時男子當偕二男子同往。陳自釀之酒兩瓶。瓶大小各一。女取大瓶。傾酒入牛角中。飲其父。若女意願。父則飲之。女乃自飲其餘。次以小瓶之酒飲其母。二男子即充媒證。此禮俗必於晨刻行之。男既得女家之默許。乃還家告其父母。請給娶婦之值。如父以所索不昂。則於是晚給牛羊若干。男子立擇其半數。偕媒徑贈於女家。翌日再贈其餘半數於女家。但此時則不與女會。及第三日再向其父索一羊饋之。既返。割甘蔗數莖。以漿釀酒。此時常再偕父母及親友至女家。母攜酒一瓶。親友攜香蕉若干。另酒一大瓶以爲禮。由女母之親友授之。持入室內。女母亦當具酒兩瓶。以一授於男子之父。一其授諸其夫。並各親友。

至此兩家婦女乃入室共作跳舞。跳舞畢。女父與其他親友入室。再出酒漿。多瓶以款男子及其父等。男子禮應代謝告別。不得飲。末乃由女父另出酒兩半瓶。自飲其半。而以他半饗男父及其親友。飲畢。兩家家主退至別室商談。男父之親友中。男子留一人於女家。餘辭歸。女母再入室取女製之酒。傾兩盞。以飲男子之母。並各女戚。餘以還諸女。男子之母及諸戚亦各散歸。女母以所得香蕉之半。分送其戚友。留半自食。最後由女父導男家未行之戚一人。以觀贈嫁之羊。而訂婚之手續於是告竣。嗣後經若干時。男子復蒞女家。告以將爲女備田耕種。返約諸親友。請命于父。劃田一區。女親往視。若台意。歸以告諸母。率女友二人往耕之。男子與媒證二再往女家請問。可攜女歸家否。女父若允。當宴會飲酒。男子繼出伐木築屋。女母贈草爲褥。善媒證同女工作於田。僞劫之歸。納諸新屋中。女子雖知此爲一定之手續。但當高聲呼援。是時男子並不住宿。而遣女子二人往充伴娘。並倩親友時饋食品。女當作僞哭。四日後。女母往饋以獸脂。繫之返家。伴娘偕往。女仍當啼哭。留三小時。由伴娘引還。於是乃許男子入屋同宿。男子再以羊一頭歸女父。婚禮乃畢。

非洲土人娶妻愈多。其長妻之職務愈少。而成為餘妻之監察人。長妻所生之子。無論其年長於諸妻所生之子女。或較爲年幼。身分均尊於諸子。長妻年常與夫相若。其次諸妻。則年常爲幼。若妻愈多而產業愈豐者。則後娶諸妻之年齡必相益甚。其僅娶一妻者。乃寡人耳。統觀各族。中人約各娶妻四人。以至十人。諸酋於屬地各處。多分置妻室。其數多至五十人。至百人。諸妻分地而耕。各自有屋。此或係具有防止互相妬患之意在也。惟以余觀察所及。非人諸妻。大都和睦。其多妻之習俗。使然歟。非人於姦淫。多數並不認爲罪惡。其中並有數族。似多妻多夫之制。同時

存在。如馬賽之族。土人於有同部落或所謂同年至其家時。常留與其妻共宿。已則避居他處。蓋此族深恐不能如此款待。將受同部落人等等咒咀。但一部落土人並不得受他部落人如此待遇。或自要求之。年幼人與父輩年齡相若之婦女。不得通姦。否則將受嚴罰。但若與年齡相若無婦女通姦。則莫能取締。若年長人與其女年齡相若之婦女姦。則認為重大罪惡。與其年齡相若之男子。得取嚴酷之手段對待。痛加撻擊。並得毀其居室。宰殺其牛羊焉。

非洲婦女。已婚未婚。極易區域。吉古俞族女子。頭髮大部剃去。僅留腦後一撮。及嫁並此一撮。亦行剃去。且已婚者並御鐵項圈銅耳環。至於手鐲脚圈等。則男女同有。馬賽婦女已嫁者御項圈耳環。若非夫死耳環不得卸除。南蹄已嫁婦女。其手鐲等較未嫁女子為鉅。若夫死。一切飾品。皆應屏除。娶婦守孝之際。男子不得入其室。婦亦不得再嫁。

非洲婦女關於產兒之習俗。亦各種不同。吉古俞族婦女於產後六日僅食麥粉牛乳。戒葷食及蔬菜。其視生產並不認為關係重要。故每每有於農田工作之際。露天生產。產後照常工作者。余曾遇一婦。彼於產後之三日。即負兒於背。行八十英里。初生之兒由他婦為之洗濯。塗以油脂。在產兒後五日中。或產女後四日中。除婦之親近女友。或夫之諸妻外。他人皆不得入婦室。但婦則許其至室外行動。又婦及於產後四五日。俗須剃頭。行淨身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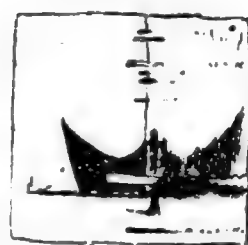
非人對於幼兒。極為珍視。然有一點。極為詫異。殺嬰之舉。非但為事實所許容。且有時並認為非殺不可。全洲之人對於嬰生。認為大不幸事。若男女初婚。頭胎即係嬰生。或竟將兩兒悉行殺害。或僅殺其後產之兒。蓋土人之迷信。以為苟不如是。此婦行將永不能復育也。若此婦先已產有兒

女。則嬰生者可不必殺。若婦人一胎而舉三兒。則以為不幸尤甚。無論從前已否育兒。三嬰應悉數殺害。此外。若兒產時其足先出者。以及兒上顎先生齒者。亦均應殺。殺害之法。或由其母撻殺之。或以草塞沒兒之口鼻。使窒息而死。

非洲婦人。垂老而氣力不衰。斯亦極可驚異。吉古俞之婦人。負重於背。更用闊皮帶繫於額際。後垂及背。下繫所肩之物。以減背之重量。余常見多數婦人。年不下五十歲。猶能負重六十磅。行五十英里以上之長途。每小時可行三英里。白人之遊非者。每願雇用婦人為搬夫。而不願雇用男子。亦以婦女僱值較廉。且較忠實而易於指揮也。

非俗家主之男子死。凡其產業及諸妻女皆為長子所有。惟諸妻所耕之土地。仍其歸耕種。俾贍養其親生之子女。由其女助其耕種。子長娶婦。則分田與耕人死後。尸棄諸野。任野獸食之。死者無命男女。婦女皆不助料理尸身之役。惟死者已年高或富有資財者。始得藁葬。男子葬時。曲其右手。以掌為枕。女子則用左手。或合其兩手於腦後。面輒西向。以為死者之面若東向。則其子女亦將繼而死亡云。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由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三日)

公展

(一) 國外之部

▲對德問題。關於解除軍備事之致德覆文。其要求條件。英法意見已漸接近。二十九日。賠償委員會開會。決定德國已忠實履行道威斯之計畫。初大使會議。因和約第四百二十九條。規定德國須履行賠償辦法及軍事條件。協約國始可撤回柯洛業駐兵。大使會議今將照會德國。告以德國確已履行撤兵所附之一條件。但柯洛業尚未可交還。因須俟德國履行解除軍備之義務。大使會議大約將指出德國迄未履行之各點。俟財政上與軍事上義務官皆已履行。英法即將撤回柯洛斯之駐軍。至於保安公約。英法刻正各以說帖與談話。說明雙方意見。巴黎消息。謂英法確已議定答覆德國締結保安公約。提議之主要各點。其餘細則可望及時解決。俾覆文得於半月內送達柏林。英國聲明準備用其全力以保障來因邊界之安全。但不允於德國破壞東疆之界時以武力干涉之。英國願忠實履行和約下之義務。故如遇衝突。英國或可在外交上扶助被攻之國之要求。英國又承認法國有依照國際聯盟會章保留其自由行動之權。即法國可保衛德國東界之安全。是設將來有此舉。法國軍隊得以自由經過德境云。

▲日本政聞。五月二十九日閣議時。遞信大臣犬養毅提辭職事。已經承認。三十日。新遞相安達謙藏舉行親任式。犬養氏之脫離政界。古島氏

之相共引退。與一般人士以多大之衝動。在政友會黨員之士氣受一打擊。該會二十八日午後在高橋邸開巨頭會議。犬養氏亦預會。共議善後之策。大眾以為犬養氏辭遞相。雖由於不得已。但勸其勿辭議員。六月一日開議員總會。則已承認犬養。古島兩議員辭職。犬養氏在席上聲言。余雖辭職。但與政界未斷關係。因將於今後五六年之歲月。為最有效最有意義之使用云云。

▲法國政局。法國衆院對摩洛哥問題。辯論三日。二十九日終畢。以五

由歐洲之英皇太子喬治親王



三七票對二九票。通過信任政府案。政府方面得有如是之多數票者。以提案措詞審慎之故。此案頗迎合社會黨心理。蓋社會黨

要求插入一段文字言及反對領土擴張之和平政策也。

(二)國內之部

▲中央政聞 久傳入關之張作霖已於二十八日由奉啓程。二十九日晨過榆關。三十日上午二時抵津矣。隨行者有楊宇霆曹汝霖等。梁鴻志代表段執政。薛篤弼代表馮玉祥。三十日晚均赴津迎張作霖入京。李景林張學良郭松齡等則更於二十九日晨赴山海關迎候。其他紛紛由京赴津候迎者尤不可勝紀。聞段擬國政計畫書。羅列軍政財政及地盤各項問題。及建設計畫。備與張作霖協商。而馮系之警衛司令鹿鐘麟與京兆尹薛篤弼則因奉軍將填防近畿。業已數次辭職。至若北京政局。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不謂執政政府制行將改組。即謂國務員勢必更動。財長李思浩三十日已遞辭呈。雖仍出席閣議。但意甚消極。奉方擬曹汝霖長財。陸宗輿爲烟酒督辦。而曹不就。又舉鍾世銘自代。另一說則謂李思浩在津見楊宇霆。請疏解張作霖。張已諒解。責成李籌款過節。惟姚國楨確已預備交代。法教二長章士釗雖二十九日晚下令慰留。但

過滬赴歐之日皇子次秩父親王



國立七校
方聯合反
對法退賠
款用於教
育費之支
配方法。而
對章感情
亦未恢復。
恐尙難以

回京復任。至於新機關雖可月撥各二萬元。但軍財兩委員會及憲草籌備會能否進行。尙未可知也。

▲天津會議 張作霖三十日抵津後。三十一日張作霖相張宗昌到津。曹園有慰勞宴。席間稍談軍防暨地方政情外。餘未涉及。鄭謙二日到津。其他奉系將領如姜登選等。大抵親到。直系人物如吳佩孚、蕭耀南、孫傳芳等亦均派有代表駐津。聞天津奉系會議議案。爲統一近畿。直、熱、蘇、魯等處奉軍餉額、編制、訓練。派兵入豫。助岳維峻勦匪。對中央政治不與聞。葉恭綽、梁鴻志等一二兩日先後回京報告。亦謂奉張暫不來京。蓋張在津知段態度鎮靜。馮軍深沈退讓。不取急進。須籌有妥當辦法。再表意見也。關於關內奉軍駐屯狀態。外間傳說紛紜不一。據確實消息。除駐屯於天津以西之李景林麾下之直隸第一師第一第二第三混成旅外。奉軍第四師張學良轄。駐廊坊軍糧城。第五師趙恩臻轄。駐灤州。第十師齊恩銘轄。駐秦皇島。第六師郭松齡轄。駐馬廠（最近入關）第三十混成旅齊占九轄。駐天津（最近入關爲張作霖之衛隊）其駐屯京畿大約爲郭松齡、齊占九、張學良之部隊云。

▲粵局變化 粵局變化。近日殊不可測。二十九日楊希閔謁胡漢民。否認聯唐投段。滇軍全體將領楊希閔、胡思舜、趙成樑、廖行超、朱世貴等。通電略謂大元帥逝世未久。羣相窺伺。不日逐唐。即日擁段。須知本軍服膺三民主義。貫徹革命精神。他非所知。倘有有意挑撥。認爲公敵云云。一若滇軍可不與粵軍分道揚鑣者。然朱世貴與朱培德部。在清遠開戰。程潛部亦在琶江督師南下。移駐銀盞坳。向桂軍壓迫。另訊。二日午滇桂軍合繳朱培德部械。大沙頭一帶已開戰。而許崇智回師平山。已與滇軍會日。唯部開戰。其回師計畫。以許濟雄、莫兩部由岐嶺進兵老隆。抄出河源紫

金蔣介石陳銘樞何形各部。由海陸豐進攻平山淡水。以海豐為大本營。另由水道運教導團二千餘。回黃埔登陸。加該處學生軍。取道石龍。進攻惠州。并令福林召集東西北江民團響應。以魏邦平為民團總指揮。盡有抵拒客軍之用意。而粵局之變化。實不可避免。

▲桂省戰事。唐繼虞部。由三江縣逼柳州。與李宗仁黃紹雄接戰甚劇。柳梧交通復斷。廣州報載。李宗仁克柳州。黃紹雄二十七日抵柳。二十九日早向柳城北方進攻。

▲魯鄂工潮。青島紡織工廠罷工。二十五日以來。形勢險惡。日本芳澤公使是日午後親訪外交總長。聲請從嚴取締。但二十九日。憲兵開槍擊斃踞紗廠之罷工人。工人持鐵棒拒抗無效。死者兩名。傷二十名。內重傷數名。憲兵發排槍後。工人即驚散。旋即安靜。蓋因日本即派軍艦前來保

為鴉片犧牲之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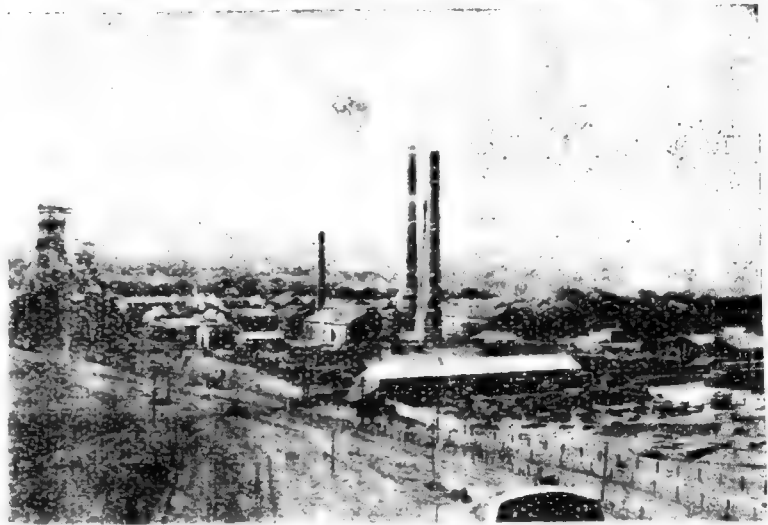


護奉天軍隊。亦有抵青鎮懾之說。中國官廳始放棄其優柔不斷之態度。而採強壓手段。然青島軍警為日商而殺戮同胞。則無論如何。要必不理於人口。不但華人作如是想。即一日午後東京之勞工聯合會代表。亦至外交省呈遞公民大會所通過贊助青島罷工人之決議案。要求(一)停止武力干涉。(二)力戒脅迫中政府。(三)懲罰妄圖自利之日本資本家。是則青島工人之受壓迫可知矣。漢口自二十三日英美烟廠罷工後。各廠工人漸次蔓延。若和記蛋廠。平和花廠。洋火廠等皆是。勞工階級之勃興。亦一時可紀之事。然現亦漸趨平靖矣。

▲淞滬自治。久懸未決之淞滬自治問題。五月三十一日業已下令。公布淞滬市區督辦署官制。會辦下設總務廳。管轄交涉、財務、工務、港務四處。共十八條。又市自治制共九章九十八條。其大要如下。市區由督辦蘇省長協同調查劃定。呈請執政以命令定之。變更時亦同。又市自治事務。分管理、道路、橋樑、公共建築、電燈、電話、自來水等。及公共衛生、救濟民生、農工商業之助長、與教育風化、財政、公債等十項。又市議會職權。議決市公約。市稅徵收規費募債及有擔負之契約。市之預算決算等。對於督辦或市長建議市內應興應革事宜。市長一人。由市議會選出三人。督辦呈請執政擇一任命。又市董事會分名譽董事兼任董事二種。工務局實業局衛生局民生局教育局財政局。各局長均為兼任董事。市財政分市稅規費及使用費云。

▲上海土案。上海大規模販土一事。疊經各團體電請中央地方政府請予嚴禁。然以此案關係軍警方面。查辦迄未能進行。而烟土之公然賣買如故。惟軍警對於烟土。各自為謀。未能一致。為且互相攻訐。其初僅以文電互訐。軍警爭奪。其後竟至官長鬥毆。因有五月三十日閘北共和路

青島罷工風潮中之區域



致傷鼻部及腿部。李墮樓跌斃云云。自此事發生後。聞北司令部附近一時幾陷人戰事狀態。李部第一營憲兵。即由淞滬警察廳長常之英。迫令繳械。幸未反抗。現張宗昌復派員至滬查辦結果如何。殊難逆料也。

批烟土後。並不交出軍實。科長袁致和。以李係軍務處長。關於此種違禁物品。不應私自收沒。命其交出。李推託。謂非奉張督辦之命令。則任何人之言語。皆不聽從。袁將此情稟呈張宗昌。張即派廿八旅旅長程國瑞南下調查。程於三十日抵滬。即召袁李等三人會議。會議中發生衝突。李取出手槍。向程開槍。程急避開。李即轉向袁開擊。



獨家經理
德國新發明

橡皮曲線規

得心應手
妙用無窮

第一種

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美觀。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難畫。以前的曲線規。是硬木的。一塊是一塊的樣子。用時每每不能如意。現在德國新發明的橡皮曲線規。統共只有兩種。却能變化無窮。你要它怎麼便怎麼。如果你要購置。請到上海山東路二
零二號國聞通信社
天津大胡同玉華公司

第二種

▲腳踏車非惟可資娛樂

▲且狠合經濟和實用的原理

▲購備一輛同昌飛馬牌即可

▲將其餘車資節省

▲同昌飛馬牌尚有分期付款

▲付章程以優待顧客

▲每輛燈鈴齊備特價六十九元

▲備有樣張奉贈函索即寄

上海同昌車行 電話中央一五一八

分行 漢口法界巡捕房右
南京花牌樓太平街





曲諧 (二十七)

二北

醒談與詞餘續話所載。秋舫對月葬花寫愁三套。梁應來舉江兒水一首。以爲乃對月套中最工者。誠然。茲仿其例。於其餘兩套。亦各舉一調。以概其餘。葬花套首章梧桐樹云。「堆成粉黛。整掘破胭脂井。揀塊青山放下。桃花機名香燕至。誠薄酒先端整。兜起羅衫一角泥。乾淨這收場也。算是羣芳幸。」結語意歸沉痛。通套亦直是沉痛過人。而設色之鮮明。則於青山桃機四字。亦既得之矣。寫愁套四章玉交枝云。「沒頭沒腦。這章書模糊亂寫。愁城築得似天高。打不進。轟天情砲。心酸好以醋梅澆。眼辛卻被蠶蠶搗。要丟開心兒越搖。不丟開心兒越焦。」轟天情砲。允爲不經人道語。秋舫別有拜月。豔情雜感諸套。並可各拈一闕爲例。拜月黃鶯兒云。「綠袖振明璫。拜嫦娥三炷香。深深叩倒紅氍毹上。衫兒海棠裙兒鳳凰玉尖兒。輕合蓮花掌。翠魚雙北風衣帶吹起。兩鴛鴦。」通首多鋪敘服御之精。不言拜月心事。而心事自見。此曲家之比興也。不僅在吹起鴛鴦一句矣。豔情梧桐樹引子云。「簾波映日紋。花影紅成陣。人立粧臺。不語看調粉。金籠宿火燭。繡被餘寒困。廊下鸚哥。報道東風緊。鏡中人彩筆橫三寸。」但於設境中寫著豔字。若情字則全蓄在玉人對鏡。橫管沉吟之中。遺意何等靈妙。三章大聖樂有句云。「就是我身如沉水香烟。燼情願你手撥爐山日夕熏。」亦是刻骨情語。不多見者。雜感步步嬌引子云。「說到聰明成何用。倒是傷心種。牢愁問碧翁。一片青青也。恁般惜。懂何處哭西風。」

小心窩醋味如潮湧。」不待卒讀下文。而歔歔鬱邑之情。已覺傾瀉滿紙。是真得引子之用者也。對月套嘉慶子有句云。「九迴腸生小多軟。把萬種酸情徹底兜。空向西風談舊。」意則同此。而健捷激盪之概。(中原音韻定雙調聲情之語)則遠遜此矣。

秋舫有懶畫眉等籤詞三枝。序云。漪園之右。爲白雲菴。中設月下老人像。杭州問婚姻者皆卜焉。籤語拉雜不倫。同人秋日偶遊。晉竹語余。須以樂府小令譜之。余唯唯。暇時挑燈。填五六闕。記其三云云。頗頗新趣。而詞未盡稱。爲記其一於此。「問郎年紀。究如何。要與兒家差不多。韶華生小。怕蹉跎。不比儂年大儂便。蓋上鴛鴦印一顆。」全摹唐人聲口。可謂閨豔絕倫。然謂爲籤詞。似猶不類也。

輯清人散曲。吳門王君佩瑋。與余有同好。他日常彙所得。勒爲專書。續加評校。此則不能備矣。

張村先生彙刻宋元人詞。校讎精審。殆難以過。竊覺元人詞中。每雜曲調。尙宜爲別出。以純體裁。最着者。如王惲秋澗樂府三四卷中之黑漆弩。平湖樂。絳桃春。樂府合歡曲等。皆北六宮十一調中物也。元人散曲。佚者至夥。今欲從事網羅。則元以後詩詞筆記。在在需加剔抉。混在詞集者。以同爲長短句。同爲合樂之調。猶未足怪。尙有混入詩集者。直可異矣。偶見元詩選癸集上。載孟昉十二月樂詞。乃越調天淨沙也。頗笑席氏之書體。

例未純。及展明周憲王誠齋樂府。白鶴子五章引曰。國朝集雅頌正音。中以曲子天淨沙數闋。編入名公詩列。可謂達理之見矣。體格雖與古之不同。其若可與可觀。可羣可怨。其言志之述。未嘗不同也云云。是明初詩選。已有意屏入曲調。誠齋且許爲達理。席氏書原多採摭元明選本者。茲入孟氏鼓詞。亦必有所本。更何可議歟。且曲已散佚。而詩選爲之偶存一二。使網羅遺曲者。得之如同吉光裘羽。不亦善乎。

黑漆弩卽正宮之鸚鵡曲。楊澹齋太平樂府首登之。鄧子晉序中所謂。是紉首采海粟和白仁甫黑漆弩爲之始。蓋嘉其句按四聲。字字不苟。辭壯而麗。不淫不傷是也。惟此曲首唱。出白賁無咎。乃一轉頁間。鄧氏卽誤爲仁甫。真疏忽也。調名原爲黑漆弩。命意不可考。而由來已久。絕非創自白氏也。顧人人皆嫌其名之不雅。馮海粟因白。於序中稱鸚鵡曲。王秋澗又因白詞。於序中欲改稱江南烟雨。而北詞廣正譜。謂又名學士吟。大約亦同一因緣於白氏之作也。惜未言其見於何書耳。其調五十許字。雙疊換頭。似類詞中小令。但四聲有定。去上甚嚴。則又絕非詞中短調情形矣。白詞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箇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有安排我處。」旨趣亦是張志和漁歌子詞。而措語豪放。盡情質樸。不鍊則迴然不侔矣。於此亦可見詞曲之界也。

馮海粟此詞序謂。壬寅歲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白氏之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皆拘於韻度。而不能和如第一箇父字。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句。甚字必需去聲。我字必須上聲。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也。諸公舉酒索馮和之。馮乃以汴吳上都天京風景。續成數十首。而楊氏二選錄其三十九闋焉。就中余最好感事。

一首云。「江湖難比山林住。種果父勝刺船父。看春花。又看秋花。不管顛狂風雨。盡人間白浪滔天。我自醉歌眠去。中流手脚忙時。只靠著柴扉深處。」蓋以一詞而寫兩種生活。一安一危。而處危既異於尋常。且能及時轉安。示人處世。先不必求安。既最需乖巧。是作者之意歟。惟只字深字。並非去上。海粟又作何解說耶。又題四皓屏云。「張良更姓圯橋伴。夜待旦。遇個師父。一篇書不爲封留。字字咸陽膏雨。借箸籌滅項。與劉到底學神仙。去待商家四皓。還山再不忍。人間險處。」但寫留侯。不說四皓。似嫌借題別用。惟有末二句。則四皓之爲四皓。亦可想矣。字句格律。則吻合無備云。繼海粟而和者。尙有呂濟民二首。而雍熙樂府所登八首。全歸馮海粟。殊不足信。其前四首。乃轉錄自陽春白雪者。並無答原唱。亦屬馮氏其疏略可知。後四首中。有三首楊氏二選所不載。其來源如何待考。詞亦未能佳。

秋澗樂府黑漆弩游金山寺序曰。鄰曲子嚴伯昌。嘗以黑漆弩侑酒。省郎仲先謂予曰。詞雖佳。曲名似未雅。若就以江南烟雨目之。何如。予曰。昔東坡作念奴曲。後人愛之。易其名曰醉江月。其誰曰不然。仲先因請予效顰。遂追賦金山寺一闋。倚其聲而歌之。昔漢儒家奇聲妓。唐人例有音學。而今之樂府。用力多而難爲工。縱使有成。未免筆墨勦淫爲狹耳。渠輩年少氣銳。淵源正學。不致費日力於此可也云云。按曲在當時。泛濫已甚。故弊有筆墨勦淫之狹。而王氏以爲用力多而難爲工。已鄭重其事。是元人論曲中。不可多得之語也。渠輩年少。豈指子嚴伯昌仲先歟。其詞曰。「蒼波萬頃。孤岑矗。是一片水面上。天竺金龍頭。滿巖二杯吸盡。江山濃綠。蛟龍慮恐下然犀。風起浪翻如屋。任夕陽歸棹。縱橫待價。我平生不足。」放曠之語。亦頗入殼。惟視馮白。尙少開展耳。



家庭醫學常識

余愚

(二) 偏頭痛

▲原因 本病發作時其疼痛每在頭部之一邊而尤以左側為多數。大概由於用腦過度神經過勞他如手淫、貧血、萎黃病、月經異常、躁病、悲哀、憤怒、消化障害、風濕痛、瘧疾及大便秘結等均足以誘發本病而尤以妙齡纖弱之女郎為甚。村女則罕見。為父母者對於子女有教養之義務。偏頭痛之原因不可不注意也。

▲症候 發作之先初覺全身不快、眩暈、耳鳴、眼花、惡心、呵欠、發寒。繼則發一側(左側)之頭痛。然亦有突如其來者。痛之來也如鑽如刺。或減或劇。該側之眼。牽痛尤甚。有二三小時而止者。有一二日而始止者。發痛之半面皮膚現青白色。其他半面作絳紅色。此其特徵。又或頻發嘔吐。厭音響。畏光線。知覺過敏。中尚有痙攣性偏頭痛及麻痺性偏頭痛之分。

痙攣性者。患側頭部蒼白。瞳孔散大。顳類動脈(即兩太陽動脈)隆起如索。麻痺性者。患側面部紅熱。瞳孔縮小。顳類動脈怒張。但此兩種現象亦有往往混發者。

▲治法 攝生之法大致如前。頭部以冷水毛巾蘸之用熱水毛巾亦可。若用橡皮熱水袋尤為相宜。又或以米醋、火酒洗拭痛處。亦覺有一時之爽適。食物以滋養分多者為宜。勿食脂肪過多之物。飲酒吸烟最為大忌。辛辣之品亦不相宜。平時務早眠早起。靜養精神。能再散步於水清山秀之區。則更佳妙。至藥品療治。宜內服米格來林、安知必林、阿司匹林、撒利矢爾、酸曹達、匹藍、蜜藤等。退熱定痛之劑。在痛之間歇時期。宜服咖啡、涅硫、規臭剎等。外治法。或以薄荷腦、摩擦前額。或以薄荷油、勻搽太陽。或以依的兒、點滴痛處。均可得一時清快。

▲處方 (一)撒利矢爾、酸曹達三。○右分三包。發作前服一包。(米格來林、各藥分量及用法參看頭痛條下) (二)硫酸規尼涅○。五。咖啡涅○。五。白糖二。○。右分五包。每一時服一包。(三)硫酸規尼涅三。五。麥角五。○。菲沃斯膏一。○。印度大麻膏一。○。右為六十九。每三時服一丸。以發作緩解為度。此後日服一丸。至愈為止。(四)薄荷腦一。○。橄欖油○。五。羊毛脂八。五。右為軟膏。塗擦前額及顳類部。治麻痺性偏頭痛。

▲附錄證治探探 余前曾鄭重聲明「偏頭痛當發於妙齡纖弱之女郎。為父母者對於子女有教養之義務。偏頭痛之原因不可不注意也。」所當注意者何。即手淫。是已。如腦力衰弱、貧血症、萎黃病、月經異常等症。其所以至此者。實多數由於手淫。

蓋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至春情發動期後。
(十四歲後)情竇已開。難自遏抑。惟是
拘於廉恥。不敢越禮。故潛自妄爲。此種舉
動。雖姊妹之親。亦不相告。長此以往。則身
體瘦削。面目萎黃。或則月經異常。痛經帶
下。腦部貧血。而偏頭痛起矣。爲父母者。毫
不加察。設就診於中醫。或則以爲肝氣。妄
用舒肝之劑。或以爲月經不調。重用歸芍
丹參之屬。愈治愈紛。醫者之處方如故也。
而病者之手淫。亦仍如故也。望其獲效。必
不可能。豈不有盲人瞎馬之誚乎。故爲父
母者。務使子女有相當之職業。勞其體膚。

苦其心志。古魯敬妻有云。「民勞則思。
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
生。」此寥寥數語。實有至理。又欲語曰。
「飽暖思淫慾。」又曰。「閒則生非。」亦此
意也。故余謂爲子女立業。不獨能使之自
立。抑且能增進子女之健康。又能使自身
輕減負擔。此種美舉。何樂不爲。若夫既有
貧血、萎黃、月經異常等症。病者常訴偏側
頭痛。或善怒厭煩。即有手淫之疑。但無論
是否手淫。父母均不宜道破。若一經道破。
果爲手淫。悍者則怒心生。怯者則羞心生。
羞與怒。亦增長病勢之一大助力也。況手

淫一事。秘密異常。若經說破。則子女以父
母揭其隱。甚至視如仇敵者有之。若欲爲
之療治。彼亦不願。最好決不道破其秘。關
於道德之修養。人格之尊嚴。宜當爲之解
釋。並宜帶往孔教堂、禮拜堂、或美術館等
處。聽有益身心之講演。看怡悅性情之圖
畫。淫書不可使之寓目。游戲場不可使之
滯足。如是則潛移默化。自可消沉痾於無
形。再加以藥劑之治療。以清理現症。(即
貧血、萎黃等症)斯得之矣。以後再爲之
擇一相當職業。絕此病之根株。贅言附此。
求家庭幸福者。幸毋忽諸。

克理孟梭之新著作

法國前任總理克理孟梭。近來著書三卷。共千五百餘頁。三年半以前即已著手。近方告成。一般以爲克
氏之論文。必係有關政治之作。乃聞全係哲學問題。爲彼一生思想之產物。巴黎各書店紛紛運動爲之
出版。克氏則聲言。書雖著成。並不亟亟出版。決於身死後十年方許付印。公諸於世云。



影戲譚

心冷輯

『摘星之女』本事

(長城畫片公司新片)

繁星閃着。明月照着。大地沉沉的睡着。一美麗如安琪兒的女郎。獨立於煙水蒼茫中之孤嶼上。滿開着芙蓉笑靨。望着天末的明星。她伸出纖纖素手。要摘天上的星斗。這種情景。何等的神秘。何等的美麗。這就是畫家馮月影所繪的『摘星之女』的畫境。他作這幅畫。是請他的愛人白秋霞作模特兒的。他以意中人而作畫中人。這幅『摘星之女』簡直可說是『自然之美』與『精神之愛』的結晶品。這幅畫的意思在表示人生之希望。也就是表示他們倆的希望。——希望作永久的伴侶。



有一天。他們倆剛從海濱回來的時候。在路上遇着兩個少年。一個是陸軍第一師師長武虎威之子。武能。一個是民財銀行行長之子。金通。武能見了秋霞。差不多連靈魂兒飛上半天。他回家之後。就和金通密謀。金通替他想了。一條妙計。他也就答應把其妹碧如介紹給金通作爲報酬。第二天武能就

依計而行。裝起病來。把他的父母嚇得手忙腳亂。金通就乘機把他的心事告訴武虎威。虎威聽了很不贊成這件事。因爲秋霞的父親白楚臣是他的下屬。他以爲與下屬聯婚。是一件很不體面的事。後來經他的妻子力勸。他纔答應。他就請副官陳茂做媒。陳茂欲博師長的歡心。遂竭力奔走。鼓其三寸不爛之舌。以權勢利祿引誘楚臣。但是楚臣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人。不願以兒女的婚姻當作營業的專利品。不願以兒女的幸福當作情面的犧牲品。他就婉辭謝絕。虎威以師長之尊。欲與下屬軍需科長聯婚而不可得。他情面難下。遂大發虎威。陳茂乘機獻計。教他去檢查軍需處的賬目。如果查出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他就可以借故要挾楚臣。虎威大喜。依計而行。果然發覺楚臣虧空了五萬元軍餉。他立刻就挾楚臣看管起來。楚臣本是個一介不取的人。怎麼會虧空起軍餉來呢。因爲他的妻舅是某縣的一個紳士。要維持地方的安寧。不得不籌款來遣散潰兵。他一時拿不出許多錢。就向楚臣暫借五萬元。並說明三日內歸還。楚臣是一個見義勇爲的人。他自己拿不出許多錢來。他就冒險挪了五萬元軍餉借給他的妻舅。當虎威查賬的時候。他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並且把他的妻舅來電給他看。虎威對於這件事本可以通融的。但是他想迫婚的原故。就利用這件事情以爲要挾。楚臣被看管之後。陳茂使到白家去對秋霞和她的繼母說道。『你們老

爺。因為虧空軍餉。聽說明天就要槍斃。如果小姐肯答應做師長的媳婦。就可以保存他的性命。』她們聽了焦急異常。秋霞尤其難受。她就打電話把這件事情告訴月影。當夜他們倆的心中。都充滿了痛苦和衝突。在秋霞方面。她不知道要怎樣纔好。究竟犧牲父親好呢。還是犧牲月影好呢。在月影方面。他既不忍秋霞被別人奪去。然而也不忍秋霞因他的原故。負了一個見父死而不救的罪名。他們倆的心中。竟夜的這樣衝突着。第二天早上。月影鼓着勇氣到白家去見秋霞。一定要秋霞去救她的父親。秋霞這個時候。心已碎了。不得不忍痛離開月影到司令部去救她的父親。月影回家收拾行囊。攜帶了『摘星之女』就離開故鄉。飄流到天涯海角去了。楚臣自從被迫犧牲愛女之後。憂憤成疾。一個多月便死了。楚臣死後。秋霞就向法院起訴。請求與武能解除婚約。後來法庭判決。秋霞敗訴。她憤極了。就在晚上自殺。但是她自殺不死。醫好之後。臉上還留了許多傷痕。給她作痛苦的紀念。武能見她已變成一個缺月殘花之貌。就自動的和她退婚。另外和他的表妹發生戀愛去了。

上海新粧

(六)

心 冷 文 農



白紗衫子。薄如蟬翼。
身材窄細。恰稱其體。

胸前綉彩色小花。遠望如斜插一枝仙葩也。

◀ 綉 紗 衫 ▶

『花好月圓』本事

(神州公司新片)

陳醉雲

燃了起來。一星期之後。他們倆就從黑暗的煩惱的痛苦的恨窟愁城之中跳了出來。再盡量享受他們的光明的快樂的幸福的生活。

環境足以左右人生。故湖山幽秀之區。每多佳人。有張氏女素珍者。性幽嫻而貌娟秀。一年青學優之好女郎也。學校中已卒業。方隨母妹居於山中山距湖不遠。蓋又與水為鄰也。

母張夫人。體弱多病。素珍恆追隨左右。溫慰有加。而妹則年幼無知。惟耽玩弄而已。時老僕持一信進。信為一少年所寄。述校中假期將屆。不日即可返里與彼等相晤。此少年名葉元俊。方在一大學中肄業。蓋即女之情人。而又深為張夫人所期許者也。故其母聞此消息。亦為之展顏而喜。

少年之父名葉景善。一和愛之老人也。前妻已死。爲之主持家政者。乃其後妻王氏。元俊則前妻所生。王氏性陰狡。思操縱家政。故頗欲以己之內姪女配元俊。內姪女名王佩英。習性驕奢。亦頗愛羨元俊。是日。聞元俊將歸。彼亦在葉宅相候。正問時。視鐘。計算歸程。元俊忽至。王氏慰勞備至。佩英則目灼灼旁視。元俊不甚措意。未之覺也。

次晨。佩英盛妝而至。王氏往取糖米相款。謂係元俊攜歸。特以餉彼者。佩英聞之。甚喜。時元俊挾一紙裹下樓。佩英見之。以爲贈己。即趨前伸手往接。孰知元俊僅與彼一點首。即挾物匆匆出門而去。佩英失望。懊喪之狀。溢於辭色。

同時。有一人方欣欣然伏於窗上。盼望元俊之至。則素珍是也。元俊既至。疾趨入室。以所攜之物贈之素珍。復與其姊妹相周旋。歡然若家人。

一日。景善與王氏乘車往親友家。道經公園門前。則見元俊與素珍姊妹。正在園內遊覽。王氏命車夫停車。元俊見之。乃趨前相候。并介紹素珍見其父。景善見素珍嫺雅可愛。亦不禁爲之心折焉。元俊伴素珍姊妹返。則張夫人已倚閭而望。元俊與素珍在門前立談片刻。即告別而行。行後忽憶一事。又遽巡而返。適與素珍相值。乃以己之戒指納諸素珍掌中。復翩然趨出。素珍低頭含羞。撫弄戒指。迨四顧覓彼時。彼已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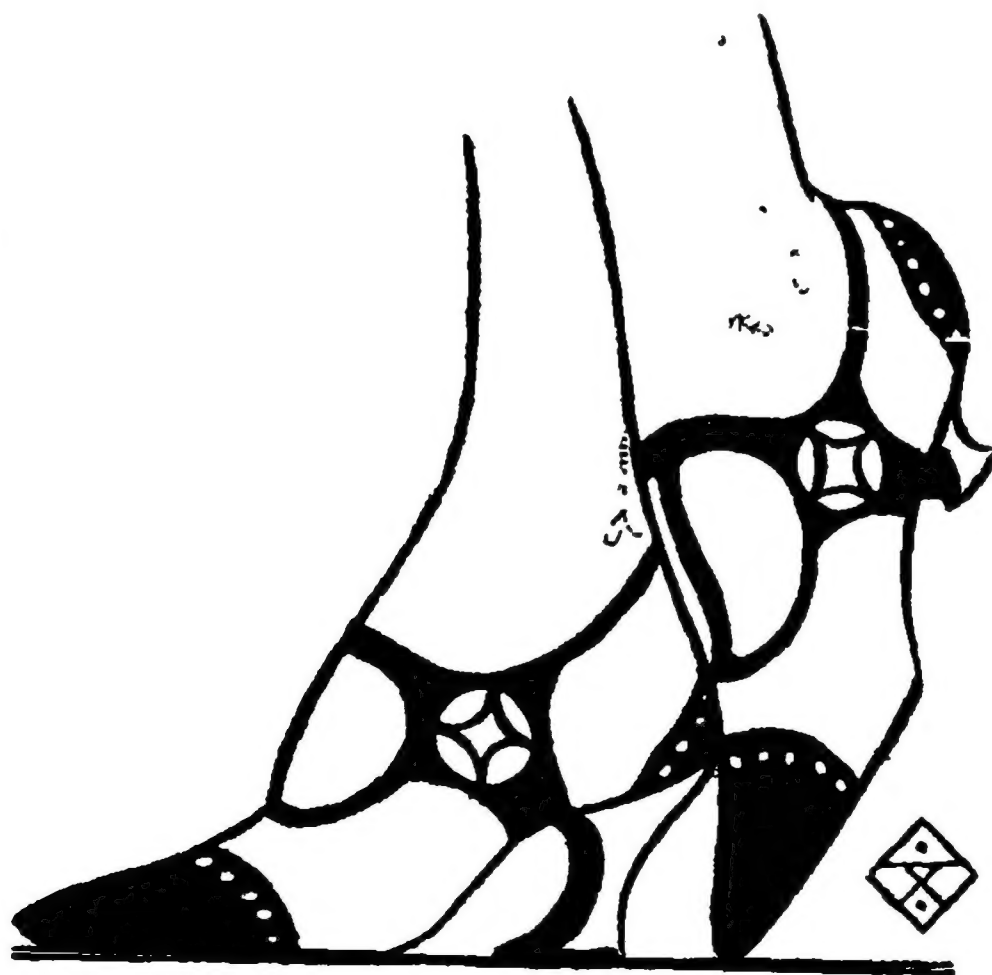
假期已滿。元俊整裝返校。王氏殷殷囑彼順道往表妹(佩英)處辭行。命僕人阿福駕車伴其往。既至中途。元俊置表妹家於不顧。命車夫策馬背道而馳。蓋往素珍家也。既至。乃與素珍略敘離情而別。

阿福自車站歸。以其狀告諸主母。王氏聞之。知元俊無意於其表妹。心殊戚戚。逾日。忽得一計。乃檢元俊照片。矯爲元俊所授。挾之以贈佩英。復命阿福爲導。往訪素珍。次日。素珍往答訪。駕扁舟。撐彩紙傘。飄飄然有出塵

上海新粧

(七)

心冷 文農



夏令粧束。白履是尙。以漆皮鑲嵌。攀帶兩側。鏤古錢。

形融合中西。別出心裁。御白絲襪。益顯皎潔。且行時窈窕。尤增豐韻。

◀ 鏤花履 ▶

之態。既至葉宅。王氏乃邀彼共過佩英家。小憩於佩英之妝樓。時佩英家適有宴會。佩英因事趨出。少頃。王氏亦託故辭出。素珍獨坐無聊。起視室中。則於鏡奩間見元俊之照片。赫然在焉。因之心滋疑慮。鬱鬱窺窗外。則見暮靄沉沉。遂悄然生其歸思。時則有人方隱於室外。就門隙中相窺。窺者誰。王氏也。素珍之所憂。蓋正王氏之所喜也。素珍不待就寢。即辭歸。王氏見目的已達。聽其去。佩英亦不復堅留。

光陰如箭。元俊已屆畢業之期矣。方彼欣欣然行畢業禮時。素珍則愁思正深。蓋其母已死矣。母死時。素珍曾以電報告其舅母。舅母聞訊。來視其甥。見素珍等孤寂無依。欲攜之俱去。素珍以舅母家道遠。且戀戀於元俊。故未允。但囑其妹珠兒隨往暫住。於是舅母行而珠兒亦去。

元俊畢業歸。往訪素珍。方晤談間。忽王氏與佩英亦來訪素珍。佩英見元俊在素珍家。甚含妒意。乃故與元俊親暱。以苦素珍。略一坐談。又欲挾元俊俱歸。元俊殊無行意。正遲疑間。王氏亦從旁敦勸。元俊因礙於後母之敦促。於是遂不得不與彼等偕行。素珍悽然視佩英挾元俊俱去。知勝利已屬之他人。返身掩關。不復自持。遂失聲而哭。

元俊與王氏等共載一車。向歸途而趨。佩英見道旁山岩上有野花。乃停車往採。且呼元俊相助。元俊攀登岩上。往擷一花。偶一失足。遂墮岩下。傷其顱。乘乃扶之登車。送往醫院療治。適爲一素珍之鄰人所見。乃歸而語之張氏之老僕。

元俊經醫生治療。安寢於牀。佩英坐榻旁。爲之任看護。王氏則先歸。以此事告其夫。王氏去後。佩英爲元俊折疊衣服。忽於袋間得小金盒。啓之。則內藏素珍相片。佩英大妒憤。取而納諸己囊。時元俊方熟睡。未之覺也。老僕以元俊受傷事告知素珍。素珍乃趨往叶宅探問。遇景善。告以在醫

院調治。乃又急往醫院。至則見佩英方爲元俊任看護。狀殊密切。佩英見素珍至。益妒憤。乃逕前阻其進。謂之曰。『病人方熟睡。不能驚擾。』素珍心悲色餒。惘然退出。方出院門。已清淚盈眶矣。

時王氏復來醫院。佩英即以其事相告。且探囊出小金盒示之。王氏躊躇久之。即毅然曰。『吾必以此盒還諸素珍。』語畢。即攜小金盒趨出。時元俊漸醒。已隱約聞此語。迨轉身外視。則王氏已行。乃索衣探袋中。金盒果失。追問佩英。佩英謊爲不知。元俊憤極。披衣欲起。適爲院中看護婦所見。再四勸其睡。元俊不能抗。乃勉強就枕。願心中則焦灼莫可名狀。

素珍既歸。正悽愴不知所爲。忽叶氏僕銜王氏命。將小金盒來曰。『小主人已與表妹訂婚。此物無所用。謹璧還。』言畢。委之而去。素珍經此。心益悽苦。頗欲離此他適。藉遣悲懷。憶舅姑曾約彼往。乃立整行裝。攜老僕偕往。老僕知元俊非負心者。乃乘女不覺。書一小簡。囑鄰人轉致元俊。蓋以舅家之地址相告也。離素珍家不遠。有船埠焉。素珍遂攜老僕下船。揚帆而去。

元俊僞爲安睡。以事誑看護婦出。乃匆匆著衣下牀。乘隙馳出。佩英羞憤不言。目視其去。院中亦未受阻。元俊遂出醫院。狂趨張氏之居。至則門外豎巨木。已加鑰其上。問鄰右亦無知者。驚悸之餘。奔回家中。不禁失聲痛哭。父詢知其故。痛斥王氏。但亦束手無挽救策。以素珍音跡既杳。茫茫天壤。將向何處尋來耶。正惶急間。忽鄰人持簡至。元俊得簡。驚喜如狂。遂離家奔馳而去。

元俊既追踵至素珍之舅母家。遂慶重晤。疑隙既除。情好益深。於是乃携之返家。王氏見之心滋慚悔。元俊等亦獨棄前嫌。與之和好如初。狂飈已息。花復娟好。黑雲已去。月又圓皎。元俊與素珍乃於此『花好月圓』之境。並肩泛舟於湖中。良夜未央。其樂無涯。

銀幕新潮

(輯 牛 強)

△明星影片公司 小朋友劇本係出鄭正秋手筆。全劇

主旨在討論遺產問題。劇中人物有撫孤守節之富婦。天真瀾漫之兒童。蓄心謀產之惡叔。仗義執言之律師。佻傥無聊之老伶。關其嗜利之蠢漢。積想成痴之鄉婦。拆白行為之男女。由鄭小秋、宣景琳、文少如、王獻齋、趙慰三、黃君甫、王吉亭、及新角傅綠痕、李詩苑、姚志剛、分別扮演。情節縝密。表演深刻。視以前所出諸片。仍有相當之進步也。

△朗華影片公司 該公司南華夢新片。前往蘇州天平

靈岩山攝取外景。結果極為滿意。現正趕製字幕。云又

友聯公司新片



犧牲之一幕

該公司在錫屬宛山攝取火景一幕。時適風伯肆威。火勢大熾。主角蔣耐芳女士及尤光照由屋中冒火而出。幸男主角張無知突入火穴相援。勢極危險。頭部均受火傷。此幕情節緊湊。不啻假戲真做。又在松林中兵匪激戰一幕。各佈陣勢。互相攻擊。最後衝鋒。短兵相接。殺聲震野。煙火瀾天。誠壯觀也。

△友聯影片公司 該公司新片「懺悔」現正攝製以胡蝶女士與文逸民充任主角。徐琴芳女士與林雪懷周達孫君則飾劇中要角。大約不日可以竣事矣。

明星新片



小朋友之一幕